



后溪集  
貞

~16  
2441  
4

共  
四



和  
號 2441  
卷 4-4  
4



豐壤趙裕壽毅仲著

后溪集四  
行狀

季父議政公行錄

公諱相愚字子直號東岡姓趙氏豐壤人方面疎髭  
鬚長不及中人而坐容魁然莊敬之儀安和之度本  
不待於修持而自然望而可敬天資粹美已是八九  
分地位重以庭訓師教之內外提掖德性之成粵自  
少日如真金美玉不帶一點塵穢氣早起整飭終日  
儼然而事物之應入粗入細無不允當不但如泥塑  
而已公退日餘肅對方可洛閩之言拱手而讀此公

讀書時敬也鍾王整陳硯墨位置書不老草畫必楷  
正此公作字時敬也科頭袒服莫窺於燕私疾聲遽  
色不發於造次此公處獨時敬也寬和中有方峻操  
律中有張弛蕩坦之懷無一重城府之阻率直之性  
耻末世籠罩之習若其忠信悃悃絕一毫害物傷人  
之心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夫人而知之舉世  
而信之故前後論劾人亦多矣雖相怨告絕之家未  
嘗不求其心而恕其無他曰某豈故害人者哉至若  
孝友敦篤尤出至性其侍奉之節則常踈二親寢興  
自撓被褥不以妾侍者夕設亦如之暑月扇涼手倦

不已忠貞公膏臍下患大腫醫皆束手公親吮膿處  
卒不肆毒醫人亦感泣其遭艱也土室侍墓風雨寒  
暑不廢攀栢老白首猶嬰兒慕或語到考妣必喑嗚  
涕泣每以宗子單貧為憂為之覓官治祿可以祭矣  
而考妣祀饗之事猶終其身自任之仲兄進士公早  
歲嬰羸疾其革也睦夫人將斷指公泣止之自割股  
出血以灌之得少延十餘日而逝既貴顯年踰七十  
而叔兄正公季姊李掌令夫人俱無恙官俸郡餉之  
凡有入必先分二宅孤辰俗節常家自辦具或遣輿  
奉迎或携榼往會姊弟垂白相對罄歡和敬之意酒

所藹然正公厓先三齡而事如嚴父起居輒自起扶  
掖不待少者非公故未嘗一日廢徃省凡所以娛適  
之物無所不致之世此之揚椿兄弟惟我忠貞公子  
孫環橋居者諸房百指舉推公為宗老門師公亦自  
為一家綱紀禁戲玩之具戒輕惰之風文術孝悌以  
勉後生實循忠貞公成法每旬令四十以下誦書幾  
板綴文幾篇至期中服齊到跪獻所業而第其勤慢  
其居殿者則雖老蒼抱子撻之不貸於家則每朔望  
整冠帶坐于廳事子孫婦女各飭衣笄以次拜見低  
面聽訓如柳仲郢家規平居對子弟肅若朝典一言

一動無非躬教故炙於公者類皆勉修謹而耻媮薄  
不失家矧如裕之最無能役亦知仰為繩準每於鄙  
吝之萌慊餒之頃輒有思曰吾叔父亦有是未嘗  
不廢然而罷也若其孤貧不自贍者公實庇活東呻  
西痒念常先到病須喪厄急無不副息意之遍若慈  
母之於衆子從兄都事君常歎曰吾季父每事周曲  
處欲學而終不能也至於別儲梨園一年俸為星姪  
買宅親子未有居而不之先他視顧之平等無偏人  
不辨其誰子誰姪皆真心所然非出強為此又第五  
公之所難也吾湖中宗族百餘家多流落窮乏嘗有

志於范公義賙而顧我 國卿祿不厚無以行之而  
猶官袒免親之王宗祀者克成忠貞公素志如泰微  
之學行異等者則當銓自注曰此乃私中公也同席  
亦版所往來相切磨者既皆名下人而無爾汝狎戲  
之交故淡然之味愈久愈敬雖氣盛好加人者見公  
訕然若無所長者至如追亡友執手之託視孤如子  
雖曰死有知而不媿可也黨論之後友道先喪絲髮  
之故未保歲寒而苟知其無是事則寧代之受拳踢  
不以悠悠言而遽絕故舊公之處吳公者然也若夫  
丙戌之事按體當然則不敢以私友故而不以直對

且不過規一時之闕遺而已豈有他哉而李公舍寢  
成自外不復存舊誼公常慨然曰子三非知我者故  
胤子漕判之過驪濱必令入拜歲時書函無來有往  
者殆十餘年及其訃至之日方有客對盛饌即今撤  
去當坐流涕者久之嗚呼以文正平競之心修韓公  
賀辰之禮此乃公同寅之義故人之情也彼家之不  
諒心事輕自阻闕者亦獨何哉常曰色目之禍非獨  
壞人心術必至亡國故老少二字不但絕口不道子  
弟有及此者亦嚴責禁之然而立朝甚晚橫流已潰  
各立之勢遂不復為一家事矣而世道國事之念猶

不遽罷甲戌入都又會更化必欲調劑水火弭息蠻  
觸與一二同志相勉于朝人謂迂而不之止焉驢江  
相之新卜也公適以事在 英陵輕舟往見問當今  
所先勸以叶心同做而至於金仲和之人物經學請  
致經帷吳貫之之文章見識冀寬酒失 筵奏疏陳  
不進不休其意蓋欲各取崇良同推車子豈不是至  
公血誠而彼顧怒偏重之喻厭解闕之言排軋之鋒  
首及於公百官之圖四賢之詩反以為罪而希文亦  
為黨矣賴 上獨察其心丁亥兩 教屢獎和平可  
謂君臣間知己其處東銓則藻鏡不頗履屐皆當而

至於國子三司士大夫之地尤峻其選雖親友舊人  
終不敢越本望而擬職故門下無一桃李而亦無恨  
望者以其公也至於近時戎弁之拔皆有一當路奧  
主故人必曰某帥為某家人也公則在西府者亦久  
而無鎮將節帥之出其門者世所知也在相職未一  
年疾病半之不能久居廟堂識者恨之還政家居者  
且十載年既耆而疾遂深矣一切世念生趣幾乎灰  
矣而獨愛 君憂時之心耿耿不釋時 上候亦久  
愆故對太醫則必扶坐問 上體曰有間則喜而安  
寢或聞 朝家闕失輒嘿嘿不樂病瘡為減至於丙

丁兩劄而可見公忠憤之極也嗚呼 朝廷之忘有  
公久矣况豈有黃髮之誥而每遇事發文字之入必  
先諸人晉公郎君之憂君實祚宋之語皆發於枕席  
沉昏之中非所謂疾病而遺忠者耶以公雅望所履  
雖皆清華至於唐使宋司要職未嘗求魚藩遺  
州餽歲例之物稍濫亦卻以故正俸之外門少他入  
作宰相三十年家無富貴様子常居小廳事亦子婦  
親家所構所謂安數畝之宅仍非已有者也庄入數  
十斛既貴無增老劣二蒼頭厓勝盧相家而已每以  
權要為懼掌選時雖不免接閱流品熟客既散車門

還寂澹然若無官者時於風月佳夕欣然命酌客琴  
孫歌間以諧笑又是方巖中一片和氣輕籃小壺或  
造城外諸園墅吟嘯忘返蕭散有東山之致嘗差都  
監郎廳事已堂上欲以羨錢造分萬國圖大屏問於  
公公但曰郎廳家窄無許大屏可排處終不與焉在  
南邑不印一部書曰聚書雖雅事近來則反為守宰  
之病也又戒從孫之使燕者曰士大夫廉義不競虜  
贈之金多入歸橐稍自好者亦不免多買書籍挾策  
博塞亡羊則均先君子三八燕皆以其物輸灣庫而  
來此吾家舊法也以公全德非區區立廡名者而嘗

所訓戒者如此故并記之云簡澹無嗜未嘗留意於物而顧甚喜臨池造次遊息不廢握管摹擬取法唯右一定武帖而自云於東方贊得力亦多大抵行筆審重結字端和類其資稟故同春先生亦稱公書有心畫早以書名至聞於九重故庶問湖南還進書啓則上令政院問手寫與否前後寫玉冊者再一時碑碣皆以得公筆為榮而所揮灑屏障牘帖人藏弄者亦多云

仲氏直長公行狀

惟我趙自高麗侍中諱孟始籍豐壤其後衣冠越兩

邦而代有多未滿名德善慶之餘久積乃發我曾祖分承旨諱希輔以穆廟翰林遭光海之世斥絕同里閉之爾瞻官止分朝先癸亥一年而卒論者惜之至祖考尚書公諱珩而始大貴以一節事四朝為長厚老成之臣又多佳子孫如晉謝家仲氏其一也先考縣監府君諱相扞孝友之行克稱家庭先妣密陽朴氏慶州府尹諱守弘之女女士之風久光閨梱而其身在子之報俱缺未食惟是篤生兩兄教以文行親友咸譽父母與榮仲氏之降蓋在崇禎後第一癸巳二月二十六日公諱祺壽字仲吉戍削而踈眉目



儀止莊端風裁簡貴晚益病癯如鶴若不任衣而中  
自有難撓之剛明睿之識警新之思尤有過絕於人  
者五歲時長者指天星曰彼何物也輒對日月之碎  
者斯乃不經人道語時比之黃琬日對七八歲便屬  
辭為有韻之語如悶旱詩之天清祈雨後風冷下霜  
前等句比比是也暫遊靜觀李公端相之門同學諸  
兒有金台昌協弟昌翕徐相宗泰齒先一二歲或同  
年生俱奇雋稱神童而見公皆欽畏不敢前故金三  
淵挽公詩曰樞衣芝洞日未敢與聯裾展拓大人學  
飛騰總角書徐相既貴每言幼學時事恠公獨留落

十歲受史記於南嶽趙公宗著讀十餘傳已識古文  
辭門路趙公伯氏進士公得意友也大奇公許付其  
衣鉢既冠遊庠學連以詞賦占高等名聲大噪皆謂  
進士君有弟十五委禽于麟坪宅寔大君長女也且  
幼養禁掖故新婚所隨器服婢御之盛始頗赫然動  
人公弱冠操尚已立不喜紛華凡物之屬於宮樣內  
製者一切不留於前晚年至於盥器用陶嫂氏亦體  
公雅志痛鋤驕貴有小君德耀之譽故公悼內詩曰  
金玉還來提汲甕綺羅容易坐蒲韉蓋實錄也時駱  
洞諸公子方競喜交遊矜詞翰聲譽方隆愛公才為

之對巷起宅有集必強而公所以應之者甚落然終不數數非獨綺紈之遊非其好蓋亦有所見也諸公子以此不悅至以恠物目之十九歲辛亥先君子捐縣館於鎮川公自京奔哭扶喪還葬卜豐壤之紫霞洞等舍課農奉親守制喪餘家落庄入且薄凡所以祭奠養供之具率自嫂所辦繼由旬之地徃來無虛日廬居惟讀戴記持禮斬斬而在親前則必論說史傳叅以傳竒時得解頤先妣自禍變後常欲無生嬰痾且深賴仲氏左右取適調護有方亦忘其心之死而體之痾也裕時與光命叔姪偕九歲才魯性慤而

又早孤公大為已悶雙授史經兼誨道理其所提曉皆詳切入骨令童習者躍如微公余輩幾不得為人而以過清素虛之稟夙丁家憂訖然郊居哀毀任情喪祭奉率之艱耗既心而半生之病於是始根而公遂窮而終矣癸丑釋服奉慈闈還漢城以駱第在諸邸間而隣焰日灼不可一日苟留丙辰秋遂拔宅徙居以就親側戒內子躬操養具治績佐生而時有窶乏終不令從昆弟假貸未幾諸公子卒履巨禍而駱麓之宅墟矣人始知公早自遠之意先妣晚年疾愈綿家道尤匱而凡室一子一孫嫁一女一女孫而不

以勤瘁增劇者公實任經紀而聘資奩齋之出自嫂  
氏者為多於金氏妻愛其類伯氏撫念尤至擇於沙  
溪孫之賢者而歸之戊午以來親癘漸不可為而以  
公羸瘵不脫帶者二年己未卒至大故根於毀之疾  
又加痼矣裕於是年甫十七弱喪孤苦歸疵于公同  
床起處者餘一十年雖婦家稍溫可依而不忍分遣  
以余質脆畏寒嚴冬京垓必避其暖而卧之是良難  
也中得奇疾賴公彈力醫救得不死而所負藥直劑  
錢幾百皆自償之以光姪貧弱而舊來田業甚薄請  
於祖妣不一析而盡與之宗家粗立而前後葬窆巨

浩之費猶謀室自庀曰豈可令光姪賣些少祀田哉  
考妣祀事亦奉之終身不以妾宗家焉蓋公與嫂氏  
為吾家勞薪者數十餘年父母於養送無憾弟姪之  
幼長有立未始為伯氏之不在世也公悼內詩有曰  
珍重至心誰認得叔即親弟姪親兒嗚呼觀於內懿  
而可以知夫子之志爾此裕之所以于茲數節屢書  
不一書而不知言之複也裕也得同公許多年心記  
公潔介處多矣端居養疾不慕科宦蓋於世味甚澹  
故以公之才若文其窮如此朋友憫惜先貴者為愧  
而公頽恬然不自悼其不幸於豈下年既強仕於國

例以大君婚當得七品官人皆勸之且有諸父之命而未得其回頭不令弟密友於謀而言於選部乙亥春遂署公掌樂院直長其日院吏持除目未公始知其故大駭責余曰汝誤我季父以君命不可慢責之供職而介然之志終不欲以婦蔭成宦呈疾求免者幾十旬為長官所持不及遂志而遽以其年冬即世矣傷恨之心每若點汚賢仲流涕脩書而冀士友之知之也平日朋遊甚簡而所至好者一門則有從兄都事君執友則有宋承宣徵殷閔斯文以升等數三人皆學問脩潔之士也於都事君同堂最久而余

常以童子從見其議論臧否居然龍門行已處人必以第一義相勸至於功名勢利俚俗凡鄙之言不聞一字半句尤嚴於非類之接兵子賈人之至未嘗為刺刺語或遺以異國奇貴之物必題其封面而還之兩兄大度略同自為兄弟間知己而其適於通介之中不太峻隘都事君亦自謂不如雅惡近名不以學問自命而於聖言經旨多有妙契獨至之見久周旋如彥暉者猶未深知一日聞公說魯論荷蕢章義大驚曰此朱先生所未發也遂以向上事勉之幼悟草訣十齡已揮灑屏障人謂之孤山一派在是蓋公於

黃孤山為外雲仍故也未二十忽絕不為惟作楷字  
余謂棄之可惜則笑不應其有憚於一藝之名也歟  
公記性炯然又善採獵凡於書不過一再閱必拔其  
髦雋儲為我用誦貫之人不如裕嘗久讀漢書驗所  
記之下公遠也取為詞章又能探古人之神髓不為  
隔靴搔痒嘗謂子長本色專在入漢諸傳獨取其峻  
潔之旨而參以班柳之整嚴峭刻故其文蒼勁有餘  
色澤不揚人不甚好之劉須溪之評后山曰如息夫  
人絕世一笑自難吾於公亦云常患疾病最忌締述  
章思或過輒致苦劇故終不克大肆其力生平文字

不成一集天既與公以日新富有之才而旋以病錮  
之既窮其身又禁其不朽之業是何理哉後死之悲  
尤在於此余之悲公亦猶公之悲伯氏也然而公有  
四丈夫子其三貴顯一女為壯元之妻而兩孫又已  
有繼達者則公之文蓋有種子而子孫之伸猶可以  
慰公之屈余又何憾憾焉哉嫂氏以丙寅先卒卜兆  
於水原之睦洞後十一年公之葬又即焉始茲山之  
啓也公之身後計定矣願以先墓在忠州深有遠未  
從葬之恨屢以語余至若白雲空遠望黃鳥不同歲  
之句亦其時夢中作而思慕感慨之志使人讀之而

不忍竟蓋公之於親側生死不欲遠故夢因之語自  
如此云嗚呼諸孤輩皆公晚出逮事之日少拾公言  
行所望獨吾而因循二紀訖無撰次言論風旨日遠  
日忘今之所記庶公十一二耳上負良媛下愧賢戚  
其何以自解哉子遠命判書翼命大司諫鳳命郡守  
迪命大司諫裕子之女應教林象德孫修撰載德載  
厚判書李春躋副率尹得運縣令崔守身司書尹東  
度遠之出縣監載一載寬載協載中李行源尹載東  
翼之出庶女金恒鎮一幼鳳之出校理載敏載完正  
言李重祚迪之出曾孫四幼外孫不盡錄謹次如右

### 修撰呂公行狀

公諱光周字師仲大丞相雲浦呂公之嫡孫也雲浦  
公既以清名長德服勤三朝為國家素重大臣公  
其北平公稱家之說而非止為大祝奉禮之任子弟  
者也進塗果闢駸駸乎韋平之承不幸天閔其祿悲  
哉降以顯廟丙午卒于肅考甲午產四十九年  
短矣而公之賢無蘧瑗可悔之非而其平生又多可  
錄不可沒也公生而失怙以王考為天九歲隨雲浦  
公之咸興巡營以營底多疹氣戒不出嬉公既受教  
便不窺衙外一步地其體親意而謹於顛步者自幼

已然祖妣姜夫人嘗會內外諸孫賦柿實而欲試公獨於別處賜好者公曰美味當同之豈可獨食乎終不肯夫人大奇之雲浦公嘗不仕在鄉而所帶騎省當考績日致堂饌于家家人將受之公曰祖父未嘗供此職此饌不當受諸長者皆稱歎此皆公舞象前事也姜夫人以本家禍敗法外被離移公自有知常茹為至痛既登仕遑遑涕泣陳乞于朝人皆感其意卒得入白筵席追頌恩誥生異室而歿合祔配體如初實賴賢孫純孝之力也雲浦公之配北塞也公三千里犯寒往覲賚所嗜家果馬乳而行中途爛敗不

可以見嘗則至於對之悲泣荐歲遭王考妣憂過毀致疾其事母夫人余尤有親睹感嘆處平居苛瘡其色焦然若頃刻不保者然然而大夫人後於公而無恙在堂者餘十年矣於是乎知孝子之無窮極於其親也故余為大夫人誄而曰王戎死孝似祈天多病親增十五年蓋記實也公以相府一子任董溪晨昏之助雲浦公又憐不甚督而顧餘力攻業詞藝夙就同業皆驚服遂以二十二歲丁卯兩中司馬科儒素謹勅絕羣履之風與密遊者亦不知李固之從公府來余以比閨為至老耐久友不獨為同研書也同氣

有一妹而此屋共財反腆本家救疾燎鬚殆同親癢  
故其妹氏每感然曰奈何因吾疾而更貽兄憂悻此  
不但因心自然亦欲以寬親念也余久周旋兩家間  
得一二孝友處如此癸酉授 康陵齋郎不就丁丑  
拜 社稷郎俄以監造勞陞授司畜別提畜吏世所  
以處寒族者公獨怡然曰孔子亦為是矣辛巳以水  
曹郎監鎮安邑初試之政民已立碣追息轉判完府  
完巖邑也政務之繁為守者多不暇食沐公則常有  
餘晷亦不廢綴文射幘峙別倉以防水旱修廢城以  
備緩急設邑里比伍之法使之有警相助明谷崔相

公聞而歎曰無重峯之勸戒而能如申礪之壽延安  
尤可竒也權尚書尚游之罷湖節還也余與過於黃  
江則歷談公諸施為亟稱通才通才焉己丑陞丹陽  
郡守未赴擢謁聖乙科庚寅自丹郡赴持平召前後  
踐兩司者五採國朝名臣諸奏議之關於經濟者為  
冊子以進論徵布者一論官庄者一其論官庄曰  
聖上嘗以勸農事諄諄飭勵唯恐民之播種愆期意  
甚盛也然而宗臣渾所爭之地即數百鄉民之永業  
而不決相持當春輟耕况聞渾也訟未決而先賣官  
家致人之疑惑其為 聖德累大矣言甚剴切而



上頗嘉納令宮家勿買而付其事於有司於此有以見公回天之力也入宮坊者四俄被祭也瀛選兼三字啣其冬承命往廉于嶺南西道翌春始竣還穿涉瘴海採察瘵癘民則蘇而公已病矣適屬肅廟彌留之日日進闕起居歸而侍親疾未嘗半刻偃息於遠役之後遂至於大病而不可為矣嗚呼釋褐登朝僅五年展布之頃曾未半於常調之日此余所以致感慨於茲狀之起語也蓋嘗品公為人生已肖宰相器度長不失赤子本心腴腴惻惻自有大家素風諸執友之峻人倫者皆曰師仲真士大夫也形無愠

喜口絕色目處傾軋之世而不黨如君家汲公是以徐相國宗泰之誅公有曰在三司而指陳明剴皆經世之言而無近世礪礪之風云公行已在於通介之間而內蘊甚明智慮之周可以自做而忠益之廣必待友輔不但出處大關至於家事之細亦皆覆議可否十反不厭故事事是當盛水不漏余每笑之曰師仲收議又至矣公於平生之好不以一貴一賤而遂廢還往窮巷之轍如故嗚呼此道之廢久矣如余之窮而老者獨知之而世有如吾友者乃可以復之也今其孤恚哀公遺事俾補其漏豈以公生平本末渠

幼未逮而其友識之也歟嗚呼遊於公數十年見公  
之好處多矣元賓已遠師丹善忘今之所錄十不一  
二誠無以副孝子詢老之意而深有負於為傳之昔  
約矣元配宜人李氏奉教潤朝女左議政廷龜玄孫  
以名家女為丞相家佳婦其姊即余宗子之家相也  
余故從而識宜人之賢趙友禎甫乃公姊婿亦嘗熟  
於尊章妯娒所稱譽之言昔于宜人之喪俱以是而  
著之內誄公曰此足以銘吾妻矣遂取如干句而題  
之碣隅又係之言曰待余百年後藉立言君子要與  
宜人同其記嗚呼今去公歿二十八年其刻欲泐而

元伯又徵吾言俾具述內外吾豈立言人哉而更副  
公欲闡幽之志乎悲夫

### 墓誌銘

#### 伯姊洪淑人墓誌

嗚呼淑人卒之若干年二甥九米不以余之不習銘  
章而託以誌墓因循十數年迄未成文甥既不能待  
而久作秋實湘阡之前和予今三見而窆石尚闕噫  
是吾責也今其季九行來告改地請完仲志余於是  
乎俱有愧於死者生者矣遂涕泣而為之書曰惟我  
豐壤之趙系出高麗開國功臣侍中諱孟曾祖諱希

輔分承政院承旨祖諱珩禮曹判書謚忠貞公考諱  
相扞鎮川縣監妣密陽朴氏慶州府尹諱守弘之女  
也淑人以崇禎後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十六歸  
于歙谷縣令洪公處字為鶴谷相公冢孫婦以癸酉  
十月五日卒是歲五月長男九澤先天翌月歙谷公  
又歿淑人遂下從焉洪氏一歲重以三大喪善仁之  
報一何酷哉嗚呼惟我先妣以高識令德為家女宗  
淑人其克類女也仁孝之性惠溫之心其稟有自而  
又能夕于母而服內訓小學之教晝于兄而獵經典  
史書之旨文義闇進幾於古所稱女博士者先妣以

女子能文者多折福且不當得此聲切禁之故遂棄  
不留意然而在室而為女歸其家而為婦為母其所  
以日用常行者皆典訓也至於出指血以進姑疾尤  
未聞於古之孝婦也姑具夫人有所育一女外孫淑  
人亦愛等已出至姑歿猶哀其娶念其艱而不置受  
之者恒感頌曰舅母猶吾母也其所以體姑志者如  
此士大夫家析產之際妯娌之言尠不及於為之宰  
者而淑人以宗婦顧無一畝一民之加名祭田者家  
以是多匱亦可謂佐夫子薛包之義也至於凡俗婦  
人從夫子官者率苛課婢紅威出簾門以之累外故

而流後臭者多矣淑人之在歛衿也撫邑婢如家衆不強督以難逮不能之事三年而歸箱帛不置羣指感戴乃有女君去思後三十年余又宰歛則老官婢尚能言洪等時事常以二親之馨歆既遠雖手澤之寄紙墨者亦可貴重哀平日書札遺命納棺必欲附於身而歸非所謂死而孝者耶其於友于則自裕之已未孤露淑人憫其單子每見泣然所以督母照願者甚至殆不知其無慈天也外此而婦功之能內職之修門黨之譽久矣賢甥之錄備矣願其受母兄圖史之誠為外內閨閣之式以婦德而參士行者尤

可書也故獨惓惓於茲爾始祔歛谷公墓于積城之方洞凡三改宅而今乃定厝于湘水內巽向之原有男三人長九澤次九采判官次九行女一適教官金昌緝九澤二男應夢郡守應昌進士三女李錫祉李時鼎李道源九采四男應復奉事應泰應恒應觀女二宋廷玉李閔孝九行三男應麟應辰餘一及女皆幼金昌緝一男用謙女李望之謹誌

淑夫人柳氏墓誌銘

夫人處士文化柳公軫之女判決事趙裕壽之妻也以顯廟之壬寅降十七歸于差歲生之吾丙戌歲

從余赴烏嶺下小縣辛卯旅歿于中原之寓舍後二十二年追封淑夫人此夫人生卒始末也處士公清峻非譽兒者而願竒愛君異甚誤簡屬余每謂余曰汝不如爾妻宗黨朋友見所以佐吾貧者皆曰某必有賢助叅軍之賢固不敵於新婦每自媿也嗚呼以夫人之賢不幸而為窮者之妻為家長者栖遑半生未能立家計既以憂衣食崇其病時或遺以難平不堪之境所以惱撩君者多矣君願受之怡然委順而已一不以評聲恨色相向而吾自愧服不賢而能如是乎晚纔得子而為倚隨官而與榮契活方成死生

旋促信乎吾與君之窮也頑然不死三十年兒貴推恩之典獨及余而君徒虛誥所抱之孫能決科而獨不與其喜吾何以為心哉今欲誌君老漏生平哲人之媿幾半掩是亦余負負處也然人何必自生子所後如迪亦足以顯張憑之母又何憾焉迪命官方承宣子二女一長載敏早通文籍亦有二男次載完女李重祚也始中原之喪即其州之上省洞丙向之原葬焉蓋以先阡之在於下省洞非羸博也雖其地之不龜食戒子孫之母他卜吾亦為歸申之以銘曰  
中原死上洞葬嗟孝婦之丘木指舅側而回向

李叔寧墓誌銘

余求君子交於今世而未見淡者弱齡僅一當李叔  
寧泊與淡幸值而旋失之嗚呼典刑遠矣鄙吝積矣  
獨有君之似弟德欽叔馨每見之如見君焉叔馨吾  
表弟也今來乞銘吾安忍辭君德水人名道欽叔寧  
字也 顯廟癸卯以生曾祖贈大司憲原州牧使諱  
粹祖贈吏曹判書振威縣令諱觀夏考益山郡守諱  
善淵妣同福吳氏贈贊成挺奎之女晚翠名公億齡  
之曾孫也益山府君世推清高君子自超然於流俗  
之表君其類子也余以通家後生每進拜床下退而

與君周旋氣韻清曠言辭簡直與人交雖得意而淡  
若無情有言議亦不必苟隨真所謂古修潔之士也  
以弟馨之恬穆比兄猶覺閤熟天資之貴蓋如此至  
於孝友之實十三喪聖善而執禮如成人吸泣猶孺  
子同氣之愛曲有恩意吾見弟馨之至老悲慕也文  
業夙就識慮周通宰世濟物之志素具胸中亦非淡  
無為貞絕俗之人若假之年而出身做事必有可觀  
而奄其死矣豈不重可悲而尤可惜乎嗚呼余與君  
同卯降而君則空花早隕不材之樗猶在而闕君三  
世今欲追誌君於既沒四十五年之後師丹老忘其

安能記君百一獨魯山眉宇依俦在眼乃以一淡字  
寫君果肖乎否而其隱德微言之尤不可沒者不能  
備書此為可恨君歿於辛未初葬于砥平縣東先兆  
之左懋後四十年庚戌因孺人之祔始移卜於局內  
坐甲之原孺人黃州邊氏父處士光載勤儉和粹婦  
道甚宜有小君德耀之操寔稱其為處士女而清士  
妻也為未亡人四十年所以代夫子而奉舅訓孤者  
起死者而可以無媿此足以牽連書於誌君之亂矣  
子二人長海寅早歿有一子定相三女適某某次海  
賓進士銘曰

鷗谷在後華峴峙前東是澤風松檟之崗西卽園老  
橋梓之阡楫清風而過式者不獨之於鉅公顯宰之  
高墳

碣表

從氏僉正君墓表

嗚呼我從氏之徃行遺言既備於其孤龜命之狀而  
李君仁老取以銘之窀穸之事畢矣不佞第裕猶以  
私有得於公之平日者復為題墓之辭曰余嘗論公  
之勅修閑嚴畏外累如畏聲色即魯男子之潔已也  
節食省慾備陰陽如備寇賊乃玄晏生之慎疾也陋

室却掃紛華自屏榜座病告應酬以簡真窓下一卷  
一硯別十年歸見之位置如故又是杜五郎之居處  
也方叔父掌選開館客賢愚無不至而其或退而詣  
公未嘗不望簡遠而釋躁熱也故以吾叔父周官法  
度時猶曰苦哉汝之拘也第二兄之東國人偏亦嘗  
曰士維之拙乃所以不失家法噫若拘若拙不檢者  
之所笑而賢父兄之所嘆也高堂羸老之疾比年多  
劇湯藥節度有弟足任而必以困瘵身而擔之忘已  
疾之甚於親疾卒不勝而溘先所以感動親心而至  
有病孝子之稱也嗚呼病猶服勞此尤孝子之所難

石建浣淪太史公只書其老白首而已至於大夫百  
歲之具咸有庀儲遇變無乏此皆夫子戒而內子治  
者戊戌陳衣之夕一門感歎三編家史病裏錄藏龔  
石之日按以為銘吾叔父立朝本末備矣然則公之  
於所生早已完人子一大事而可無憾於不後死也  
嗚呼豈不孝哉若其文筆之成粵自未冠同隊共研  
齒非絕減而辭理之踔已推兄為前輩鉅儒垂髫入  
院圍其長齋試幅而書字妙一場人方期以未二十  
而達而孰知其未二十而病耶願能因撰疾之功而  
得養心之法晚年名德尤進於沈痼寔晦之日雖原



明之賢未入正獻之薦用而敬夫之學寔佐魏公之  
經濟豈止為文靖家之大祝奉禮凡子弟耶公趙氏  
名奉壽字士維任職則交河令也寔宗伯忠貞公珩  
之諸孫丞相孝憲公相愚之胤子而尚書李孝敏公  
景稷府使長英之自出觀於世德可知公孝敬之有  
來也配青松沈淑人觀察使權之女以名家賢媛左  
右夫子以之成孝親之志卒訓子之事云子即駿命  
龜命駿命無子子從姪載福龜命僅有傍出男載種  
女申旭餘二幼天之靳報於善仁又於子孫何哉重  
可慨也公生以 孝廟戊戌卒於 肅廟乙未壽僅

五十八先葬于忠州省洞忠貞公墓西歲己酉移厝  
於水原八吞面某坐之原

趙禎甫墓表

余以窮故無達交獨友二三子之賢而窮者君其一  
也君賢而又文其法宜達而以一邑令踰中身而歿  
向所謂二三子者余皆哭其死而指畫於君矣嗚呼  
既窮矣又不壽乃使窮者銘其歲此歐陽子之所以  
致悲於江隣幾之集序也夫是請也不之于顯而文  
者而必于吾且不具家狀者徒以吾之從君壯衰而  
悉窮達死生之故也其不可以不習銘為辭則抑余

向者誅君之詩有約略形容處矣請卽此而加頰三  
毛以發君之本面以表君壙可乎竊謂先先生之古  
文竒字即後世之子雲而君其與玄者也先秦西漢  
之旨家兩兄之所得於友師而一二及於余者每舉  
似於君以叩家學目之以資道義之益勉以固窮故  
曰南岳先生識字竒伯兄強友仲兄師三卽獨也家  
風在稚弟目之世好縻吾二人本末蓋如此君雖久  
阨功令若無暇於修辭而間為詩若文家法斑斑單  
章片句碎金也鳴玉也能使人心驚眼明名輩同研  
膝不輕屈獨畏君下筆時故曰當世詞雄略得當使

劉心折獨孫卽抑是文也以見嗜於窮者而卒亦以  
窮君也乎君長鬣豐顛邊幅自美而跣襟坦腹裡面  
可見憐才慕善之念尤澹蕩於交友之際客有會心  
便傾家釀如許詢張憑者則不辭作輕薄京尹造次  
酬接雖不能劇譚至其論文說理機鋒自利期期之  
口可以結喋喋之舌也觥惟無筭而有聖俞之謹食  
雖有肉而無何胤之累君自謂一壑過我我不以澤  
癯許君及當遊陟君必先之反傲余以所不見有勝  
情者然耶城居置宅必依園麓莅縣政三日先理溪  
堂亦見君曠散處也故曰冲虛襟抱簡真儀得意朋

來便命卮酒德彌溫轟飲後談鋒不鈍競論時踈眉  
元有壑丘韻嗜腹不妨山澤姿此皆君天真道韻而  
獨得之於驪黃之外以之語人人不以為皆然者也  
亦嘗感歎於君之為先而有發諸詩者曰貧家開印  
局萬紙賣耕牛又曰有文雖兩漢無子豈千秋嗚呼  
文章非自行未嘗不待賢子孫焉立言而朽無子故  
也先先生既歿十年遺集未布君抱藁嗾嗟勤營紙  
墨乃以布衣家力開局印百本書傳之人人了人子  
一大事豈不孝哉若其憫孀嫂之郊居單露造宅迎  
歸拾愛子而尸其養允所以安頓照顧者曲有息意

亦可見文人細行也君既未顯無所見於世五旬令  
又未試於民矣然而事行之見于家文識之補於朋  
友而可以銘者又豈止此哉然則曷為不盡書也曰  
傳神寫照但取其精神所在而已君諱儀祥字禎甫  
姓趙而系漢陽漢陽之趙自勝國至今世有名位祖  
諱重呂弘文館校理贈吏曹叅判號休川考諱宗著  
繼館職而止於通政府使即所稱南岳先生也妣安  
東金氏掌令秦基之女也君以戊申歲生丙子成進  
士乙未授翊衛司洗馬戊戌春陞冰庫別提歷秋曹  
樂院是冬以水部郎出為全義縣監越明年二月之

任四月六日卒于縣舍是為五旬令也嗚呼以君之才與志徒然生老死於五十二年之平世則又何恨乎在官之五十日耶悲夫配咸陽呂氏學生必升之女領議政聖齊之孫也生四男二女男鎮世進士娶別坐邊伯女有一男二女次鎮履娶士人李善恒女有一女次鎮箕出後仲君儀鳳次鎮福女長適李宗海次沈鐸始葬于根根沙川之江上庚子春移厝于楊州山內瀉清洞先兆也

監役權君墓表

東戒之山並海而南至高城而磅礴鬱積結而為金

剛而不鍾于人以故其地多石而少人人之遊者據其靈異而覓仙釋之種而已孰知夫間出一二秀民老且死於嵯巖之下乎近世有生是邦而不仙不釋而學為儒以表顯於世者處士權君絀汝柔是也君稟質娟秀資性明悟四歲始授書七歲解屬文就塾師講業每出諸童子上尤喜觀東賢遺事嘉言美行必劄抄而服膺焉已有著撰之志趙副學持謙為郡守嘗聞其地有君君亦慕趙公雅望以眇然庠童進為太守門生移館郡底早暮請益區冊之間詩書仁義蓋自此也趙公之歸又負笈以從于京其喪為之

制服起祠郡南移植迺齋所栽木蓮花以代廟栢蓋以蓮之香潔配迺齋也自此洛下之人始知海上有權汝柔焉宿儒鉅公皆欲令其出我門下君既失師俛俛迷所依歸或曰當今理窟如禪之有南北宗而但北則為一世之龍門寒遠者可援唯君之所擇之君嘿然也後未幾卒歸宿于南執贄謁尹明齋于魯城尹公喜其遠來曰古人有千里命駕者君之謂也先受四子及朱門旨訣栗谷附註勸以精熟融會以體天德王道之實間以經疑禮歧劄目質問而於禮則君之首下手而專門者已有成書一通曰五服便

覽已經農巖之所獎許明谷之所媿服而歸一于魯其書始完明齋家冠子君為執禮蓋許以知禮也能以此洗海鄉沽喪之陋又為嶺南士判其家禮訟其說已其行而書尚未刊布亦猶漢世輕揚雄之書也嘗會數十鄉秀於三日浦僧菴授小學家禮凡為學之方明齋聞而歎曰吾黨好音孰有過此者乎七松家塾講誦日聞子姪之雋孝悌出藍文學操戈而高之士稍稍登國庠而入夾帑矣天荒幾破海嶽增色而地望之重幾並臨瀛此豈非一人興行之效也哉噫魯門之人固多京洛二南之產而君以僻海晚進

一朝樞衣而升其堂而當世名公之推轂君者李相  
國尚真則曰權某豪傑之士必毓精於楓岳之氣崔  
昆侖昌大曰近來遊學者皆求慕利名而權斯文真  
有朝聞夕死欲罷不能之志焉前後輜軒之揀士於  
關東者其歸必以君應命如吳命峻趙錫命李普昱  
諸繡衣之薦章是也朝廷知其賢晚授一職任而亦  
不屑就君果非求利名者也嗚呼余於君所處風馬  
牛也昔丙寅歲始一過於迂齋之館猶是索遊之秀  
才也後二十八年以鶴林宰再訪得於本郡則已以  
鄉先王教授於楓岳之下出若干所編書知十年歲

修之勤也然則君之禮何減於明復之春秋耶遂贈  
一詩曰東方有士不完衣仙佛鄉中慕仲尼其落句  
曰何苦閉門滄海上白頭期守兩公槩兩公謂迂齋  
明齋也遂不敢以湖山散人待之從遊數三年乃別  
不自意不十年而復遇君於楓岳之內邑則恒河不  
加毫矣相視而笑曰東海之萍又相值乎又後七年  
君遂死而不可復見然而君之從孫揆能述君本末  
如君之形容魯門模寫親切亦君之面目也遂按此  
銘君然非中郎之文而為有道之誅其無愧乎安東  
之權自高麗大功臣幸始為巨姓世載名德有諱軫

事 太宗世宗官左議政稱名相其孫琛值 端宗  
遜位之日與元直學昊退居于原州德高山下懷德  
不仕名其里曰遁遜司憲府監察諱世仁於君為高  
祖而曾祖諱應箕 贈戶曹叅議祖諱佶 贈戶曹  
叅判知義禁少時與武人張景過賊适所居之地時  
适勢位頗張張也亦欲出其門下公曰此非吉人沮  
之未幾适果逆誅人皆服其先識考諱任度折衝將  
軍妣坡平尹氏學生銘女也以崇禎三十六年戊戌  
生君叔父諱任正取而子之前配崔氏後配慶氏皆  
端淑克稱其為處士之賢助男長德誠有文行不幸

早夭女黃鏞妻崔氏出也次男德訓女李錫五妻慶  
氏出也德誠之子博鏞之男箕河錫五之二男一女  
槩公之内外孫也

### 墓碣

掌令李公配季姑母碣記代作

嗚呼掌令公阡道所表之文若石久具而尚未舉者  
蓋有待也後公三十三年之丙申淑人趙氏始從葬  
于公左其孤德欽將續述內德克完前後而顧求補  
於死病無省之人何哉其謂我同氣遺老而雖其語  
之發於夢囈猶將徵之義何忍以病辭記惟故明宗

積之甲戌仲冬淑人以降端潔之儀真素之性賦稟  
既美訓習且深以宰相幼女為大家之家婦未行而  
父母憐之于歸而舅姑稱之其賢可知也掌令兄未  
巧宦產故貧薄而凡所以佐夫子而承祀奉饋者率  
盡誠敬為未亡人且老矣又有所後兒婦代蠶而猶  
且躬營祠屋手親奠備至於疾革之辰值家廟有事  
猶令侍者扶起伸敬此古君子雖病不姑息之義也  
檣下樹百株桑績紉為活篤老之後吾未見其手釋  
絲帛此尤魯文伯母之所難也其有得於我考妣孝  
謹勤儉之法歟不幸而無子幸而有令子則徒愛無

誨常婦人皆然而幼禁玩好長戒酒弈教就之責既  
替嚴父報養之福晚集壽母家庭太和中表感歎初  
不知其命之繫而身之獨也噫吾甥誠賢矣抑亦賢  
母祝類之功也然則我姊氏一生為婦為母之道無  
不備而皆可書也豈余私言哉嗚呼吾兄妹零落幾  
盡耐久至老獨姊氏與吾耳第顧善病數殆時節園  
林携子姪過省之樂間又濶踈每貽姊暮境憂慮分  
甘問苦如待嬰兒今夏沉篤中猶不自念而問某病  
如何其所以篤于昆弟者又如此故遂牽連書之

洪甥敬叔葛碣銘



嗚呼敬叔我之自出而其幼長也又于我則凡知敬叔者莫余若也秀異之姿墮地燁然已是風塵表物睿悟之性在母已開凡世間物理人情能解能言若說前生人謂之靈童先妣極念之奪母懷而子之王考翠屏公於外內衆孫僅一領而獨着君膝前試其言而竒之曰鶴谷家又出相矣吾與之後先受書於仲氏其所通解古今又非曉事物之比減七齡而頭角先蘄余常畏之為吾家兒幾十年成儒乃歸復力為辭章暫遊金三淵兄弟詩社社中負才氣者咸歛衽其於洛閩諸籍尤用功閔儒先以升嘗聽其譚說

推以後來理窟早屏居於蘆原之丙舍一意歲修以不改扁坐處雖村活冷薄晏如也蓋其天分素淡不數數於取功名之曰故以其才與學而未博一第豈不冤哉癸酉君家之禍酷矣半歲丁父母若兄三大喪家幾燬而君亦危死余時來商孟家且視其疾而君顧推枕扶杖蚤夜守兩殯孺哭禁之不可自力治緬不待旁飲以之三喪克舉孤姪得立至性純行於家難見之余嘗危病絕人通而君獨覺然來顧自勸湯粥度衰之義不獨不畏癘於其家也若其事垂白之姊而不以寡嫂求名醫膏肓之弟而至於萬錢營

藥恩意之到貧病皆濟此尤感歎處也辛巳秋銓部  
聞其名薦授 徽陵叅奉顧宗祀之將缺勉出供仕  
仕如此其慝也而猶以日闕歸有親之僚使得徑陞  
作縣其人感之後於君挽有高義薄雲之語其為  
宗廟奉事也 肅廟謁 太廟問故事無對者遂  
命提舉纂集 太廟典故提舉以屬之君更累朔汗  
青而考掘精博粲然為宗伯大典章既奏御 上命  
分藏于 太廟及史閣以陞叙酬其勞噫君之學用  
於東觀著作者僅止此已若論內外官所試處則神  
明之政優於照姦而無俗吏之套愷悌之心唯思利

人而有儒者之效余嘗比境為宰官使往來必問君  
荒政所施以效頌俸外用一物輒曰燕歧亦為此否  
余所以畏服者如此然此特君渾體中一斑烏足以  
盡君乎哉幼而同嬉長而相與愛好之甚殆如逐臭  
襲君之氣味容範而祛我穢久矣晚見君者錯以為  
君似我也襟次灑落氣韻夷曠觀於表可知裏面無  
點塵况有城府關械之藏乎獨於對弈時微見君用  
機狙處嗟乎衰世天真始於君見之矣故嘗評家庭  
之封羯而品及於君曰違時月則鄙吝輒崩見眉宇  
而名利盡忘豈獨黃徵君元魯山乎吾謂君亦然君

名九米敬叔其字也始祖太師諱殷悅以麗祖勲佐始昨南陽南陽之洪為我東大姓蟬嫣至本朝五代祖春卿號石壁官海西伯高祖天民官都承旨曾祖瑞鳳號鶴谷策靖 社寧 社兩勲掌文衡官領相謚文靖祖命一官關東伯考諱處字文雅仁孝寔稱其家而早病廢舉任仕至歙谷縣令人已有不做之憾我先考鎮川縣監諱相扞祖太宗伯忠貞公諱珩於君為外祖曾祖我伯姊寔君之大淑人也明識哲範已具吾所為誌觀於譜系亦可知君之胚胎有自也君生於 顯廟庚戌筮仕於 肅廟辛巳叅下則

徽陵宗廟濟用監陞主內贍簿司評金吾郎京兆通判桂坊官外則燕歧海州山陰三邑宰山陰之政既成詣使府告歸未達而卒於路獨以柩還其民傾邑哭迎及北歸又處處設奠喪不得前人謂東海山陰亦有錢清故事時則 肅廟己亥也以其年五月永寔于積城湘水先塋內坤坐之岡噫以君公輔之器墓道之題止於此惜哉戊申以長男應復叅奮武原從得贈君吏曹叅議配礪山宋氏縣監光洵之女凡舉四男二女男應復方為高山縣監次應泰應恒應觀女長宋廷玉次李閔孝進士嗚呼瀧岡之表不自

為而君必覓我有道之碑宜屬中郎而應復又以徵  
余其必以子厚之志崔姊武子之賞衛甥言雖私而  
事可徵也是頑然者將銘君兩世吾亦老矣凡君人  
物風旨之素記在于心者今焉老忘幾盡所炯炯而  
如覩者乃君似黃元處耳遂以二賢蔽之而銘其藏  
斯亦節一惠之義也銘曰

湘水之悠其上羣山兩碣相望南陽之阡母懿子賢  
不在斯文置君於叔度紫芝之間其母曰渭陽之私  
言

### 祭文

#### 祭季父東岡公文

嗚呼已兄子之有分別自第五公之賢已不免焉則  
求之上品亦果無祛私字之人耶今於一門叔父廼  
見有過古人處嗚呼先生人師也誠一之德惠溥之  
仁既嘗享於邦而君實在走卒之口施于民而子產  
為衆人之母而其於家則三房孤幼之托又在公身  
提就之事產活之憂不暇到於滿前兒女雖善窺人  
之私者亦不辨其某為子而某為姪也嗚呼豈不難  
哉然而憫孤苦之早而紆撫念之久者於裕為甚之  
官必挈有入恒分及夫筮仕之日至曰某祿而吾始

安寢嗚呼異宮疴痒在親父而或忽則如公用心宜  
古人之猶愧若其決科之望尤發至心戒窮廬之難  
悔憂吏後之解志歲歲槐黃十書勸赴蓋將愈退而  
愈進之而去秋之科忽無所命嗚呼悲夫疾之深矣  
衰之甚矣俞母之笞老不能使之痛耶然而一往情  
廢未副此意不敏者是何人哉通來數十年間吾家  
樂事兩父同椿津之居羣從自封錫之集猶可以忘  
孤露而慰終鮮矣叔父先逝家庭半空靈光之仰繫  
獨我先生而餬口遠宦述違几杖雖思慕之未怠兮  
不若賜書之尤懸懸於吾也且高年篤疾非曠侍之

日而不能圖近城之地以便承候是猶以從子自處  
也豈稱公視如子之意哉春初歸拜已于床篲瞻神  
爽之頓減退口語而睚泫獨欣焉喜來之意在沉頓  
而猶諄諄曰爾歸不易相見宜數有間未趨輒蒙僉  
催每於侍坐之頃時承言笑或加匙箸則區區者猶  
有冀於前歲之脉生而大幸不再禍凶遂及天乎尚  
忍言哉嗚呼元氣盡而邦運索矣國老亡而朝堂空  
矣殄瘁之歎公私所共而至於衰楣失枝柱之力四  
門無庇賴之所几我暮功孰不摧慟而罔極之哀惟  
裕更酷其將孰憑而生何嚮而歸乎嗚呼撫愛之恩

成立之訓既未答於平日則在今後死之職猶當尋  
伏波之舊書玩范公之前詩守敦慎之矩循孝謹之  
法以毋負於公而已矣以此侑觴公其歆否嗚呼哀  
哉

祭養閒柳公文

嗚呼自甲戌十餘年來公之疾無歲不床箚矣每承  
危篤之報家人憂怕予輒曰先生地仙也不百歲無  
憂也閒居而靜養鮮食而寡欲其效宜壽才高而不  
第德優而無位其償宜壽病何能為蓋十年之門瀕  
危者數矣屏藥餌親杯酌之日亦不少居然七十而

多九齡矣於其間見少者強者之死未知幾人則無  
妄之疾不妨大耋宜壽之言自謂善頌將於發春南  
走二百里為先生八十壽之賀方從人而乞壽文戒  
婦而具賀盃區區之志蓄積有日孰謂先生不待而  
竟逝而指百齡者乃半於七十九耶嗚呼痛哉先生  
雅性簡峻好潔成疾人有不是必面數而不貸俗物  
之來或瞪視而無語問歲晚得意之友唯案頭數株  
梅耳臭味之合至於夢化枯枝則一段奇話又妻梅  
處士所未有也每當花事欲半異香時聞先生必咏  
暗香疎影之句而興發若狂呼鬢煖酒倩客分韻淋

滴酣咏花謝乃已如許風流可更得耶嗚呼先王之  
文可以科先生之德可以仕而先生之志獨不屑也  
自辛酉南歸而不復塲屋矣自號養閒而知將以處  
士終也新堂整潔花竹環列石來而山泉到而沼婢  
能肉絲客有釘鉅鶴髮童頰自適於其中過先生者  
無不艷以為富貴指以為神仙而不知其長齋獨卧  
作二十年苦行梵志而死灰槁木非昔者之南郭也  
焚契而放欠賦粟而哺餓家由是而旁落而所以惠  
於鄉者無凍餒之歎開塾而立師聚族而課業已不  
事於功令而所以厚於宗者多作成之效是以鄉隣

慕義袒免歸仁咸曰吾養閒先生今先生之亡見老  
少之悲哭而可以徵秦佚之德也嗚呼余贅公家幾  
三十年弱喪傳行貧不能庇伉儷而以衣食存活之  
憂溷公久矣耽博情學每貽公慮不以外人而隨事  
詔責成就之德不止飽溫則是天使公兼母哺父訓  
之任而惠此孤露也至於酒後花前要余賦詩一韻  
差警公必絕倒人皆笑公之偏嗜而公顧賞予之獨  
創營祿不巧因而歸公公乃笑謂我道如是蓋不憂  
其落拓而喜其翫麟也嗟人世之寡偶有婦翁之知  
已依附之誠豈同常婿然而公之病也繫於官而始

不克候于旁公之歸也纏於病而終未果訣於穴凡  
所以處存歿之際者既未能盡子婿之常禮則况乎  
所謂為知己而稱大恩者復何居焉靈如有知寧不  
恠予之歎後而以裕為非人也耶記昔補官率而北  
歸也辭公於病中公曰繼此相見除是為縣而甬宦  
不進吾病難待余時校淚雖悲其言而亦不謂其遽  
至是也今裕之來石窵如而池奧如而花竹木之翳  
如者種種具在而問主人而不在指空山之宰如卽  
平生酒賦遊處之堂而琴觴撤而几筵歌詠變為哭  
泣獨所謂案頭梅者屏在牆角老榦踈葉猶自婆娑

一脉生意不隨人而都盡想伊昔之封植安能不執  
條而泣然嗚呼風流盡矣文雅亡矣養間之榭傾矣  
清流之社空矣今使裕將何所以為歸孰為而更來  
耶嗚呼痛哉

判書吳公命峻致祭文代作

有美忠貞既相于 仁忠貞有孫惟 肅考臣練敏  
才猷聰穎精神讀未半架學優全困芹宮唱魁 上  
喜得人薇振斥畹卿早忘身曾試荒政屢牧西民還  
無郡物留有祠真 四詩之廢久矣 題宸追攀閱  
世子瞻悲均論思之筵直辭間陳 玉音如響蓋口



多嗔玉堂茅舍榮賤何頻歷論半生叔祖同迹蓼苓  
特頒恩絕僚紳紫緋疊賜簡每親掄福星臨海卿月  
升旻知遇既早進用方新先志予知豈終棄淪薄遊  
英州猶念漳濱歸來便任喜近城闈兒方對庭父忽  
就寔蒼黃吉凶事同章郇哀聞俄至省命隨申恩不  
及生予為悲辛我得元臣於爾天倫晉爺訓弟同奉  
君親忠孝之完繫伯伊因卿胡不留及第同寅者造  
皆謝邦國斯頻今失中台益悼往辰家祥將闕邦典  
始遵不昧者存庶歆茲禋

漱玉亭祈雨祭文

齋宿湫下敢以豕一薄奠虔告于嶺湫龍公之靈曰  
惟靈降居小湫勺水為宮而猶能放十丈之飛瀑潤  
山崖之草木况其所自為而憑衣者尤有無量之膏  
澤則出未膚寸斗縣可霖今茲晚旱涸湫旁之餘民  
而靈若不聞其真聾耶太守來此之明年即起斯亭  
于瀑下者蓋備靈遊戲之別館而亦欲一與吾民豐  
樂於亭上也而甘澤常少歲何由稔然則峽民之恐  
恐不獨歸於太守也靈如知愧不宜自安於潭府而  
於今可以起矣雲冒鳥嶺水生龍洞在靈一嘘欲問  
耳太守謹不歸衙而俟焉

祭城隍神文

天既以惠風時雨膏養禾穀方悔徂歲之荒神胡出  
毒螟饕蝗蝕既莖葉又奪遺民之食然而虫之殖也  
既自於土則其令漸泯而復于土無難矣神實司土  
敢緩茲請

后溪集

豐壤趙裕壽毅仲著

疏

辭掌隸院判決事疏

伏以臣天賦窮賤華膺無分藉蔭覓祿粗救飢寒雖  
諺數慢之職喫人打罵之差遣苟有食則從之幸而  
犬馬齒長兒息官榮得以蒙國恩而授例秩緋王  
之章夢寤靡安若議其頓置之處則樞僉巡將是臣  
相當職也匪意萬不近之除命忽煥身邊臣誠驚  
惶感泣不知攸措夫以常調而換文資起下士而登  
顯列何等過越而臣若着朱彈冠揚揚筵廁於諸大

夫之後則正恐眇福盡折殘齡徑減遂至於先朝露也豈敢自處高尚欲效嘯於遺榮辭富之人哉抑臣有決難供宦之實老病亦不敢諱少嬰奇疾壯益瘳癢左脚偏痿恃杖而行隻目全昏借鏡為視已作支離無用之物其何以赴叩首之銜而閱案牘之海哉區區守本分之志死不忍渝而未上辭本先煩召牌慢褻之罪於是乎尤大矣以故泯嘿待公議之餘不得不冒入文字伏乞天地父母俯鑑臣疾病沉頓之狀卽許適改使私分粗安公務無曠臣不任屏營懇迫之至謹昧死以聞

序

南冠同苦錄序

吏事本多責文法又隨之為吏而免對吏者由來尠矣今茲同繫十三人其九則吏書生為政果拙於催科歟抑未嫻於簿書而然歟何其速獄之多也死妄之罹居然再更月于茲而種種苦趣可敵那一時飽煖不巾不帶負墻環坐一談一諠時發牢怪中孤笑則其苦可知夫治公車者伴榻呻呖猶謂之苦而必錄同苦况以東西州近遠之吏聚處一狴久共憂厄此豈偶爾緣觸而不思所以久不忘之圖耶遂列書

諸人題曰南冠同苦錄將家置一通以替面目噫苦  
有時而盡聚有時而散則他日江湖可以覽斯錄而  
記處涸魚沫之辰也諸君子苟能因擣椒之餘辛永  
如蘭之同臭則善矣

送通信使洪士能致中序

士能文弱學士早貶平世省署寧復有庶人萬里浪  
之想而今乃涉際天無岸之海遂極日月所出辦天  
下第一壯道此真男子事也顧余少日志意亦豈出  
元子下而衰病閉歲今便作窺戶處女使士能獨為  
男子何其孱也患火渴夢中見風帆下洋狀亦自爽  
然病幾失去安得備君一舟御畫滌此煩惱膏乎令  
人有莫奮飛之歎

園翁集序

今皇收仁平令公一日顧余郊居袖出一編曰此吾  
亡叔父園翁詩也既不祿早世詩亦散落幸而得百  
一於坡老手抄謀諸子長仍欲繼坡集而印行以不  
忘兩公相章舊事子於吾父兄年輩也盍一語賁卷  
以發此寂寥之光乎余辭不敢只記平日艷誦推服  
之實以復於仁平氏曰余舊於園翁有一日之雅尚  
記其朗潤得其詩一二聯輒廢吟自失今年監庫龍

湖略詠江鄉春物而道不得海門一句語遂次其韻  
而曰龍山詩獨繩子好栗島賦如秋老稀噫余加於  
君四十年治詩而卒讓君以少年作擅場何哉天機  
少也若君則天賦詩骨妙悟獨得清遠閒澹有自然  
之韻窮而不儉尤似梅宛陵西坡文翰老世以擬歐  
陽子者其客多能詩士而獨以聖俞待君將相復而  
做館閣之業酒筵文場忘位年而相上下者蓋有年  
亦詞家一時之盛而君既以詩窮而死坡公度嶺之  
禍又不減古之詩案詩之不祥也如是嗚呼君有如  
此詩而不自貴重酣灑淋漓戔墨落坐處而輒棄去

不顧以故既沒而家篋無一紙西坡公大懼其與人  
俱朽親拾零金付兒藏弄後三十年卒以入板而其  
所印者坡集之字也一時兩部集卷雖有大小若元  
白之長慶足以並耀而同行此皆坡公之命而子長  
成之仁平是舉蓋亦有待于今也未知都官集成叔  
弼輩為有力而蓬池阮公之咏亦賴始平而傳之否  
顧今弁卷之文雖猥以徵余歐公既沒誰復有聞聖  
俞者乎抑公既哀遣篇復祭告以序集之意諾於逝  
者已久而金玉定價亦具在於其文中矣子長乎盍  
節此數三則以引斯集以卒老先生惓惓之志乎吾

言何足以污佛頭也哉

後耆英會詩序

嗚呼盛衰相嬗哀樂迭來此自然之數也向者六七年來東社壽詩之會乃衰中一盛事而為後生之所艷久矣奈之何錢聃天百齡之限徐陳盡數年之內九老之詩方傳八哀之篇已作夕陽之好其幾何頃雖數三人者蕭條僅在而亦視蔭之趙武疚懷之曹植此又一衰也今欲覓風雅之遺老補地仙之缺負而野無其人耆府獨有又多平生執友俱以壽域之佐耐久陪 社西樓之宴每 錫上樽之酒同沾非

私會折簡客也其誰肯顧村翁之席而共此冷淡杯盤耶或謂當今還政之相處敬之宰皆完人而老者也吾知其雅志必不薄杞菊之筵而攢眉不入且諸公扶履手也宗國之危既相與正傾 郎君定而始請老非如棄晉公之徑還洛莊也今茲私社之壞又安得此老而支柱之乎公亦必在間局而待鄉隣之招矣盍試嘗邀之遂一詩以請三者俱諾爰以菊節之望開頭宴於南橋翁之第賀新負也壽杖安輿儼然偕臨以次登于序毛之席耆司之具以隨所以答主禮也禮數簡略情款酣暢白鬚紅頰雜然醉顏於

其間宛如同研時事可謂平爛熳而同歸茲又一盛也客有揚觶而言者曰斯會也既繼唐宋舊事則盍亦列於圖畫張諸歌詠以為後者英會帖乎余笑之曰吾儕小人為太平之幸民偷暮年之樂事既皆七八十年于茲此局幾完猶復藉國老而僥倖引齡傲古賢而更始修禊並欲壽其名於斯卷得無如漢紀年之中元後元乎諸公亦笑遂次第其語而為之引敵處諸公於樂天文富之間髣髴近之非諛辭也已

有司馬文正舊序在焉

記

遊延豐巖底瀑布記

上任之第八日乃重九日由縣東夾一溪行七八里曲折處皆渡木橋先得雙佛巖巖窪處刻兩巨人甚偉其右盤石懸泉亦自可兒謂已到瀑布處小吏曰未也猶立馬許久而去前行數里果見一匹練飛谷中不覺舉鞭稱絕馳即其下立壁幾五六丈壁底嵌空若屋簷可坐數十人不沾雨也瀑從巖頂掛下時秋旱大猶四五圍飛舞徑落不濺壁面潄為數頃潭底皆金石左右楓丹竹菴水受之而添色以余所見朴瀑曹洞與此第其高下則不失為過江之温太真

也坐壁下望瀑小飲已又緣崖而上則瀑頂有小石潭略如朴淵之姑姆又其上為小瀑其墜處如巨瓮之蓄黛泓渟紺墨不可狎視俗傳神物騰處龍湫之名以此而瀑亦冒焉其東鳥嶺千峰鈎拔林立奇壯之狀與瀑勢相發揮噫此在嶺南孔路傍少旋馬可得而舊闕紀載今人亦絕無稱者何東人之不具眼至此獨俞友士亭每自謂獨得及余宰是土特謂予曰名物埋沒君可張之余謝曰吾不及右軍安能闡發蘭亭然今之首末蓋亦記士亭之言也予苟數年淹此則擬作亭數楹為看瀑之所而名之曰右軍又

募釋流之如智僊者守視之以待後太守之好遊者焉未知其果願否

### 鑑湖莊記

嶺東之湖皆際海荒曠其岸斥鹵人不可以居之其有湖山田圃相錯而為亭臺園墅翳然林木不知其外有海者獨崔君鑑湖莊為然始崔君之先上舍公自江陵捨鏡浦而來楊蓬萊嶺海仙也而選四郎之窟宅亦歸於是鑑湖之名始冠東勝是湖也千頃一規約略如鑑洲渚灣洄沉浮所萃餘波之潤及于稻壟瓜畦以飽居者方廣四五里居然有賀湖三百里



之勢九仙黛色與雲影共落別自有鏡中金剛此又瀛湖所無是故天邊螺髻鏡裡芙蓉蓬萊嘗以此為自家屏障則元非指三日浦也彼三十六強名之峰豈九仙之倫哉飛來之地與蓬萊而湖無常主矣鑑湖之堂以娛賓而人知有賢主人矣夫以和靖之湖山兼仲長之田宅古稱閭王所難而君能七世有此留瀛之崔又主鏡浦南北兩鏡水為博陵一家物清福未艾茲豈非公湖山而不自私之報歟嗚呼蓬萊之宅久已與書拔去堂之廢且百年而今猶未復則豈仙真地畧亦不免有盛衰興壞之歎耶然而湖山

無恙詩板具在而又有佳子孫如君者益思所以粧點保守吾見舊堂之不日臨于湖上也雖預具記以待非太早計崔君崔君其無怠於斯役乎抑有一言江湖余樂也幸五載忝侍中之長而湖山公案今且交付後官矣更欲占君半湖作數年寓公其肯依借揚故事許我乎否

上樑文

歇惺樓重建上樑文

竊以起樓背山是唐人之殺景開窓紉宙乃謝守之高情嘅匡廬之無樓不識真面非虛臺之出屋豈踊

新巖是故欲窮蓬山重疊之奇必待茵閣高明之眺  
五千仞之拔地孰爭毗盧之峻標三百尺之去天自  
有歇惺之勁敵名山好水休誇得一體之專萬壑千  
巖須知集大成于此宗文老疾足以卧遊許詢勝情  
無煩陟覽豈知茲山之顯隱還係一樓之廢興夜半  
失舟驚有力之負壑朝來拄板歎無地之看山台岳  
斷穿石之梁但想霞標之色青城無上清之閣難窺  
雪山之奇峯壑今來多阮郎之怙悵樓臺舊處憶沈  
侯之登臨於是地主募緣山人發願厭達摩之面壁  
思恢六通慕靈運之開山謀復層觀圓通斬木百髡

耶許之聲正陽布金衆越捐施之力佛土蕩懷襄之  
後如聞龍象之悲仙樓起搥碎之餘似因黃鶴之訐  
按前礎而掃地更作延其檻而得山加多忽架空中  
彩屢滅而再現宛在欄外靈鷲徙而還來老兵之萬  
朵蓮花峯皆無恙道玄之四堵菩薩畫亦還魂仙佛  
所居樓豈憂於仍廢道俗皆見山若增而更高因閣  
風流長孺已去繼者孰作亭功德永叔不有歸之僧  
六郎始歌四山皆響兒郎偉拋梁東海日初窺穴望  
紅萬二千峯三十洞一時齊湧玉玲瓏兒郎偉拋梁  
西昏黑何愁衆壑迷自有曇無放光處千燈照遍嶽

高低兒郎偉拋樑南天一錐尊勢莫叅山暎凌波皆  
下視岳陽元冠楚樓三兒郎偉拋梁北銀界增恢衆  
香國永峙之西三兩峰舊樓登者何曾識兒郎偉拋  
梁上太守回輿來勸相便思攬作卧治軒臨壓青山  
偃蹇狀兒郎偉拋梁下樓上看山樓下卧蒲團歇處  
惺惺心喚來銷香寒雨夜伏願上樑之後去梯而斷  
塵容之來凭檻而候仙人之至高標獨揭長如魯殿  
之存衆岫皆羅莫作衡山之秘

漱玉亭重修上樑文

靈岳淑氣不鍾人而鍾瀑潭漫官遺蹤不在民而在

山水雖無一片石之紀惠尚附千尺流而傳聲昔余  
開山出泉飛白龍於束峽登巔伐木殷朱鳥之危巢  
亭何枕流欲洗孫楚之耳楮以漱玉聊效子瞻之嘖  
無奈泰山之雷石穿奄見金華之堂柱吳飛流濺沫  
和址礎而洗空斷壁崩厓懼刻銘之泐滅仔竹樓之  
詞葺與我同志何人謀岳陽之重修過今好事太守  
於是堂靈來相溪友助營龜食潭西賀小丘之新得  
龍卧湫底喜舊菴之將成倏爾滅於空中初如海市  
翼然臨乎泉上復見滌亭過巔之冠蓋皆驚尋源之  
筇錫可庇占五峯之高頂雲宿簷端殺三峽之怒聲

水周堂下溪山公案更十政而付君丘壑風流寧一  
頭之讓我休文作主宜交王亭之章子厚為隣毋徵  
鉅田之稅聊演前日募緣之語遠作斯役勸相之辭  
兒郎偉拋梁東復見空山一畝宮水石荷君新粉飾  
詩篇慙我舊紗籠兒郎偉拋梁西作亭功過智閣黎  
如何遠覓重修記君道開荒自后溪兒郎偉拋梁南  
樓影今朝更落潭斯亭自昔饒興廢舊萬柱西歎晦  
菴兒郎偉拋梁北湧出層巒新黛色我是廬山之故  
人渠應以我為生客兒郎偉拋梁上飛瀾在下樓無  
恙如知水擊能千尺悔不亭高初百丈兒郎偉拋梁

簡牘

答呂仲趙禎甫

別後信字兩有去而無一來方用悵望不料歲行將  
盡情翰忽墜披緘驚慰又有一佳館客時時為衙後  
飲種種適心事非遠官所易得也可羨未示隱事憐  
拙宦之徒若而俾決歸田誠導師之指迷徑也第隱  
於吏固無分隱於山亦非容易可辨古人之為州邑

而為朋友區處隱計者或多送買山錢或為之築室  
未如兄之迫令徒手入空山也彼隱者亦待屋居火  
食橫川誠佳勝將飲石泉蔭松柏而生耶兄許以脫  
俗而此語甚俗將見笑於仙太守也以此無寧姑隱  
兄官以為優游哉卒歲之計好笑

禎兄聞印子幾告完是何神也弟之况但有一苦字  
耳東村相識非遠別則長逝殆同矍圃觀者雖有若  
而人而亦不能數過話雪裏閉戶况可知更疊牛  
字以送須與師次示焉前後屢唱無一酬未知何意  
游從雖爛熳一過便無可把翫唯此等詩墨好於索

濶時再討看也不宣

自木鄉致兩兄書始知數百里空走官价是能料吾  
來而不能料吾不能來也然而其意誠勤至矣弟鄉  
行尚遷就實石之招新店之會奇過無分惟有駱下  
待兄至耳蕭寺十日之飲終孤好招彼此俱不及來  
喻誠然夫人失意於世者猶得意於山水足以相當  
而此亦不如意所謂出不成宦處不成隱吾人事元  
如此諸君子雖欲強着之巖壑亦不得也東坡曰自  
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古人已有是  
歎奈何不宣

與呂師仲

第月初終上任而邑額荒殘比雅聞倍之且遭隣無  
之獨歎新到設施已多可笑如兄熟手段何靳出糶  
糠相助耶弊縣都石無肉所貯惟清泉飢渴不可食  
飲而但未知雄州使君倍噉幾盂飯也好笑此間十  
里許有無名一瀑勝不減開先今日重九携家徑往  
賞作節何由致兄共落帽臨札悵然

昨於覆凝清書尾附屬兄語果入照否此是兄最初  
出脚日也所贄往而塞除命考果何項耶信自家  
是非之天時至便鳴不必每誥人而為吾前却也此

非疆場外將所可知而貢吾忠處不在兄而於何哉  
四郡秋色日佳而背櫓出丹丘門前去風浪恐不止  
峽灘之危而已也好笑不宣

與趙禎甫

因風傳聞兄又遭膝下慘境為之驚惋屢日生女雖  
不好既長而至於有家是何等歡喜處而兩郎家無  
一圓兄懷雖曠亦何以堪之寬譬亦無辭耳椒雨一  
壺欲澆兄臆領進為望春來尋峽之約不啻丁寧而  
尚未諧雖由兄遭憾而然亦似不肯作鈴齋客非有  
求於平原則何處不可為客耶玄德之依劉淵明之

不辭江州餉是也或者謂主人愧古人也則亦奈何  
况樊縣無此兒官家樣而藏酒則勝似私富室漱玉  
一匹練凝香百柄蓮皆是侑觴具此間見兄健倒吾  
膏中豈不浩浩焉乎不宣

答李秋郎志爽

來論太過獎飾後進固有前輩舊事然而恐為創見  
者詬病而與與受俱有罪也至於規誨之語字字當  
心唯慮過於寒僻而為窮者之詩誠一家憂念之至  
意也然裕於古詩人亦好豐融渾厚之旨定不欲入  
寒瘦門境亦非故捨平路歧而必尋竒徑也直以多

病寡讀無積而喜發之摺拾作活不掩窳儉且此人  
一生所值無好境發於其竅者宜不得其平也然但  
拈其說貧道寒處而命曰寒苦則亦非古人略玄黃  
之法也來作敬諷信乎溫麗條暢絕無酸寒潦倒底  
氣味詩如此可笑尤覺吾之枉用心也雖然亦欲有  
獻少似流於易而少矜持也

答朴端叟

久聞兄不佳而嶺信難嗣方切瞻慮即承兄覆翰披  
慰則深而一札十行半是病錄右官之不從令亦於  
所作字可見吾儕衰矣聞千里故人有病安得不溪

憂過念也所詢一寒狀春陽煦溫而此寒不退猶未  
嘗向鄒子乞吹律也宦瓜臨熟薄稍非久仰之物而  
亦何煩專城故人分俸也

開塲逢別昔之夢真耶千里嶺行未歇鞍而旋復路  
雖兄爾健方慮何以得稅意外蒼頭致手翰極用慰  
聳第重遣如昨無足喻者山園翠陰方合禎也携壺  
適至招弼引滿正要下酒物衙僕忽投一紙果衆皆  
踊躍謂此海物必佳火急圻看卽阿堵物也不免少  
敗興而瘦內見之分外眼明然嗔半感半正似河東  
守之毀譽也洛陽春餓獨無荒政活民之餘能遠及

亦見其有餘地也第以未兼蚶鮓等物諸友頗靳注  
上考奈何話短道長都載書者欲見於千里外如聞  
卽席話而一捧腹也

與巡使書

界上暫拜迨切依悵霜寒淒緊伏惟旬宣體履增重  
計今檐帷當駐龜島之間自恨俗吏綠濁不果逐仙  
遊於丹丘也歸對飢氓依舊蒿目昨牒之題今墮空  
矣野鹿之民亦具喜愠恐不能無憾於吾福星也不  
宣

答金德裕有慶書



次面一字驚聳難狀第十三年工夫垂老得殘縣而地又都骨無肉恰稱吾癯寒樣子好笑然而猶不羨師仲百里稻野者以山水無爭訟故耳吾儕歷落俱困吏韉無復向也同榻時志氣而兄以最少年自由身亦作如許窮廬語何哉海岸耕雪食厭魚蟹豈如吾無寸庄而官為家者耶未知宦興盡後當歸去未考何處此間山水果多清絕境兄若趁春來探則樊邑雖不腆猶能携具作主人須無負此好事不宣

答鄭台澁書

頃拜霎然方切悵仰辱書忽落欣慰倍品况又不棄

前請惠以華文發揮幽隱其名始彰豈獨山水之有遭作亭者與榮焉就中結篇之意尤可欽歎蓋恐其留意於物而不知有進於此者也第巖窟之間不可誣無士而造偃室者不欲見入峽三載未得一箇宜台丈之致意茲篇也伏惟巖居有日方山子之所見者必多矣遺才之責恐有所分呵呵貧縣潤筆只有紅露一壺伏希笑領

與清風柳美叔丹丘呂師仲兩倅

一時得二妙入峽此未前有而縣齋兩日之飲荷堂細雨之話尤令人有餘情而起舊感也令懷當同之

第處嶺底有二兄為四郡主人此何等如願事而師  
之丹鼎先敗此界難圓固如許奈何第嶺一帶神仙  
官府最後來而先去真洞賓豈如是哉可笑

答洪伯器

逢士亨聞縹緲樓上凭賞江天暮雪飛觥勸客不料  
米塵中能辨此歸見書自挹清一力薪米忽令厨間  
老婢動色隆寒白屋可作三五日調度未知太倉陳  
陳中何以覩此甌無儲之狀耶亦見兄周盡處也  
大雪始逾嶺嶺西之寒當倍今朝郡齋不能不念卧  
閣人第於貂被窩裡進海松子粥亦不至太冷淡也

慰沈思仲

窮峽歲暮懷境不佳此際忽傳兄聞胤郎非常之耗  
千里哭來此何言耶不覺失聲驚歎仍作多日惡也  
傷哉碎壁之痛豈止伊父近見其風氣日上器字不  
低有如此雛一不為少謂兄可以忘始安之戚而科  
第功臣可擠以與此郎矣奈何尤失意之歲又喪必  
做之子白頭羅隱仍作鄧攸之身求兄所以獲此寬  
報久而未得其故也行路皆憐况兄方寸顧何能強  
作寬解語耶然而學顏端叟之身前後之剿絕聖諧  
孝伯與弟輩之元不宜男此皆兄懿親執友中斑斑

見之事也而豈盡自我尚皆無恙哀死憐寡之外不  
必自悼傷生以太上以下自處未死又憐滄海郡無  
兒俱作白頭翁此樂天寄微之詩吾兩人即境也此  
等難了之境古人多以詩酒了之故贈外壺醪欲澆  
凡臆可力飲此少節無益之悲也不具

答泛波倅李天保

自別漱玉遊作閒人早晚欲由泛波入雪嶽仗兒為  
東主而姑未辦官价忽至發緘已慰况審養痾地清  
福不薄第北還既無屋子作此寓活已五閱月矣染  
下之宿難久始謀北還而當冬上紇干項未為便宜  
耶

與完判

進士柳雲瑞即第之方外得意友而伴去老白足又  
其空門主人也相與築室於延之萬山中有友許之  
風今為貴觀察所強要去觀湖南山水非有求於守  
宰者而於兄亦有雅故聊以書先之

答雲卿

徒邀不來送馬又空還一字之答尚靳於此知凡不

但棄一漱玉空門友之所樹亦不屑食尤信兄是飢  
不可食之徐孺子其不肯作非仲舉之榻上客固宜  
自今誠無顏復立於知舊之列而更無事於訊問間  
矣此際忽遣長鬚惠我以數紙百行之札火急發封  
分外驚喜窮峽病夫更被平生故人收記豈非奇幸  
第已占別洞捲入有日未知更有何樣尤物遽奪兄  
漱玉之愛耶幽人長往太守將歸清湍脩竹當依舊  
蕪沒可歎就中尤舐望者有二人焉恐兄不免為薄  
情郎負心檀越也此間近得蘂城一株梅貯之新軒  
至前可見花琴冊日親房帷日踈紙窓風雪時時坐

公退禪此乃入峽後第一妙境佳趣而曾未與兄受  
用者也詩長一格奕饒數先而亦不見兄驚咄歎服  
狀尤可恨也奈何遠投乞帖其鳴也哀槩以我知仲  
貧之雅故必不令子桑飢死也但不肯為吾榻上客  
而猶欲露吾庫中物何哉且一就能所有粟而原書  
則曰何可攫來次紙則曰使之化錢處分互出吾誰  
適從必是長書未了日晏腸鳴不暇記元幅中高談  
而信筆寫出真情語耳方食見書不覺噴飯大笑仍  
為之憫然不下咽此乃飢火所使何忍嘲浩氣之餒  
而降兄高評也哉不得不從後令欲以穀氣補之漱

王初營孰不笑兄弟亦不免隨衆獻疑矣于今見之  
兄誠聖人而積功之塔當用毀之殊未可曉也快壻  
之覓雖欲朱張以下訪之又安得如玉適之奇男子  
救處士齟齬窮耶支公騎來駿而進可謂辛勤不宣

答吳海伯保卿

別後情問幾月一信矣此雖出於衰境惓惓之念而  
屢拜則為愧第審臘寒侍榮增祉又得師仲為稱觴  
客芙蓉堂上益團樂矣何好事之具足至此弟匪意  
被調未知主張者意愛我耶抑欲折辱之耶此等差  
遣正宜拙分豈可以世數慢而薄棄也哉洪甥踈朗

本非米鹽間器而猝當壞局將何架補唯賴兄寬略  
手板客耳

入夏信阻方切悵仰意外營价越兩界而至承拜台  
札憑審朱炎侍外按履增吉可賀第拙况如昨無足  
言者楓嶽峴首之游殊草草未極意所作又隨而寂  
寥未知此聲何緣到西關也東行去處輒見兄於紗  
籠鐵碣中山僧亦能人人道吳御史兄之風流被瀛  
岳者多矣然至於鑿傷丹書石未免大殺風景蓋由  
於慕仙大過而不自知其斲仙蹟也三十六峰何石  
不可勒名字而忍加釘錐於四仙之旁耶弟有一語

曰誰題兀姓氏唐突述郎前未知此意如何好笑

答前倅李季通

辭日忙鬧中有札無復尚庸耿悵伏惟已謝監劇仕履佳吉第策病度嶺上任無事初不問其豐殘而以僻穩為幸坐竹軒陟梧亭便見兄雪泥上所留不覺依然而至於牧御方規尤歎華子魚之用心也第侍中臺前松樹翳湖太半殆如西湖之葑而顧留之此為兄未遑處也故到輒尋芥小辰湖面而下車未旬乃以此為第一務其政之透可知好笑昨年来此不堪無事而強尋事竊以為觀鋤既勝若

輔以池沼則可以圓滿適見亭之斜臨處地常如濕可池故以衙僕之飽嬉官僮之睡劇者日使三漢午餒便止泰溜穿石今夏初塘樣纔就構小亭以頰之扁以酌海蓋大瀛在前此一泓似自彼挹來故名之左右已種紫筍當年成陰池內新荷浮一錢二錢蓄湖鯽近千頭思膾即鈎登種種諸趣俱佳是舉也非敢敵兄事業政所以補觀鋤之缺典斗地盆沼亦足自娛又何必鶴浦為池也哉第莫由致兄同賞是為缺陷奈何

答權斯文

練

今行得少阮周旋何語不及兄也亦冀山內一邂逅  
而竟不果只拜付僧一紙札悵慰交并中間不相見  
者二十八年幾一世視季隗待公子之歲又加三矣  
人事之變未知幾何而兄衰我癯各無恙而尚相待  
於海山之間出舊詩而證之茲豈非奇緣好話而再  
入蓬萊不一面至於長安正陽交臂之頃幾遇而又  
失之是何故耶可慨然而非久又以公幹往貴郡則  
七松雙碧之間終當一番為兄客何慮詩話之不驗  
耶

### 答李一源

此間官况近唯晚起觀鋤悶則往侍中臺海山之觀  
亦不可謂極意泛永郎登洛山還路暫歷外內嶽而  
獨游寡興山色且減所見極草草又焉有所咏述哉  
寂寥三四篇略識大處他日或免為廬山生客耳然  
既蒙全鼎之投故不敢隱拙來卷姑未試蟲容竢誦  
貫後奉完至於評托之事非鄙任也奈何

自離道內便若山河能不依依向於貴歲帖每到鄭  
友得意幅輒欲割留甘犯風流罪罰而以有倩惠之  
諾姑未焉茲具四幅小屏子以送兼付些酒鰻以備  
盤礴時一醉而不敢命某題如衆史要揀寫海山最

佳四處而亦乞不漏侍中湖耳細本雖浣補寒儉賞  
鑒家亦以此為貴也

弟入秋病甚放衙塊處湖海咫尺絕未命駕不得已  
為移畫卧遊之計殊可憐也而兄能為之勸迫恕先  
得其下筆始知用苦心者非獨畫工也童時及見趙  
耘之丈寫墨梅每至人家初不言畫事但列酒肴鱸  
紙以撩之則始雖莊矜終不免乘酣揮灑兄之調元  
伯亦如此法否負縣潤毫無新物又呈酒餽此如買  
賣酒勸者皆然勿如前徒讓人啗而反咎弟也呵呵

答李承宣同甫

喜朝

所喻清福之云好呵然兩典荒邑工於宦者嗤之幸  
皆歲拙便痾之地兼有瀑條湖帶誠不羨雄饒去處  
猶不能清坐耐寂而強尋無事中事穿池架亭日後  
吏童童輩苦之又笑之曰五日官為百年計云今方  
督造湖舫日不暇給時復自笑其為來官生受猶不  
見笑於令而反見羨何哉抑以湖居之計未罷故欲  
其料理粧點耶縱使湖山頓新除非一番人毆遣恐  
難再東也前示八咏時於湖裏吟諷略認雪鴻過迹  
新舫朝夕當下湖故依退陶漁父詞例集諸句為三  
章進舫之曲雖未知其畫合即境亦勝自創故錄呈



雜著

桂坊屏後跋代季父作

記不佞舊忝桂坊下番陪今上東宮儼直無事欲以寓意乃覓助於前任人為邑者造二長屏各四疊其一乞宗人耘之作墨梅跨四幅為一大榦而筆力猶未已為此老最得意筆其一則余不揆以小楷書夙興一箴雖兩手工拙相懸不堪對張其時諸僚君亦不裂棄之而強配以為省署之箴有榮耀焉未幾上登大位本司權罷兩屏者便作無主物不知落在何處猶于今徃來余懷如畫記趙君之不忘其手模

本也今家侄衛率某為兒逮觀慨然有復舊之志及洗馬徐君宗愈而營焉諸縣宰之從是司出者亦樂助之遂依前樣為兩綃屏要余更書一面乃拈世說尤警者四條書之畫則求趙君泰期會而寫墨君四時態以補梅缺亦不出松雪家境自今一畫一書重為司有若舊物之未嘗亡也但梅幻為竹耳然則兩人之為不可謂不好事而亦足補桂坊一段佳話矣余於是尤有所感歎者司之革凡十六歲而始重設屏之復在其後又二八稔歲月之久居然歷一世而老耘神品已化秋栢余與中書君亦俱老矣白髮拈

禿復澗此屏寧不瞿然而幸其獨在而恣然而愧其  
筆之愈退也耶某以余知其本末請記之於後故聊  
題如右而歸之

崔老人石假山詩引

由巡軍府後得一衒衒甚猥鄙不能旋馬數折而東  
啓一扇板扉而入則乃崔翁居也其內數席地讓其  
半以居石壘之為山山延袤僅數笏而為峯為嶺為  
洞為澗無慮百千區隱約有競秀爭流之態青樹翠  
藤蒙絡其上下望之翳然南隅穴石為小沼蓄魚數  
十頭簷端老枸杞壽榦挈攬引以為架繁陰被庭午

日不漏書室二楹所貯古書數百卷琴几杯罍皆古  
潔可玩主人方盤礴其中案頭展黃庭臞仙兩部書  
見客若傲無迎肅之禮與之語氣清而辭簡殆非市  
井間人坐間拈一炷香爇小爐中俄而青煙數道去  
而縈紆峯岫之間若出內雲狀予於是不覺驚倒稱  
妙此翁伎倆蓋欲誇詡游客咏假山者魚鱗滿壁皆  
當世名公韻士問所以致之則皆嘗親枉而手題者  
也夫以委巷匹雛之力能致遠方無脛之物居市而  
學幽人之事處賤而來長者之轍而其所致者又皆  
太湖靈壁甲乙之品玲瓏嵌空峯洞渾成富蓄殆與

侯家敵者予未知其何術也非此翁膏中素具一段  
丘壑未易愛此亦未易致此位置此尤未易也見此  
石則雖楊次公之莊那能不攫而登車有如此主人  
則雖王馬曹之簡寧可徑造竹而不問耶近古城市  
之隱有劉希慶崔奇男輩世謂閭巷中韻人其幽襟  
雅響未知於此翁何如也翁自其父已能詩交公卿  
間而翁能業其家嘗筮仕得東班正銜棄之而隱於  
石吳太學士贈之詩曰聞君拋却典涓司白首拖金  
我忸怩嗚呼今之士大夫有愧於此翁者多矣丁丑  
沐蒲日無任散人偶過識此

題柳雲卿峴山錄後

余宰窮峽衙無佳客幸以一漱玉照雲卿來山邑無  
事每携往瀑下雲卿酷愛之又過於我淹數年不能  
去余亦目而羈縻之今年又聞子東出峴山忽有東  
遊之計五月告行余不敢挽也遂踰嶺而東東亦喜  
其至挈入楓嶽畫覽內外三日叢石固沿途物也有  
楓岳錄一編反而銷夏於峴山之館日與主人哦詩  
洛山雪嶽峴首清漢之勝被凌暴者數月矣又有峴  
山酬唱錄一編其橐已望而餘饒未已必泛鏡浦窮  
五臺而後始止其勇不可及也其還也余與之邂逅

於金遷之舟中縱談所見因出二編詩示之余讀之  
曰多矣哉是何觀覽之壯而諷詠之麗耶雲卿韻人  
子東名學士也而得相當於蓬山瀛海之間固知有  
此藻翰盛事也蓋雲卿之始行也余慮其沉酣山水  
往而不返又恐為子東之所籠罩也而興盡便還卒  
以漱玉為歸宿至欲造宅而終老是何意歟豈名山  
衆趨之地嫌其鬧熱而終戀此寂寥奧區耶抑子東  
名縉中人不足以屈留高士也雲卿微笑曰有是乎  
子東題跋有當羞死勿輕示之語欲傲余以所未見  
余固無辭而是編也記勝甚悉足以資病夫之卧遊

而不暇死矣雲卿乎幸勿過慮而以二編留案也

高麗安謹齋詩板後題

此乃高麗鉅公謹齋安公軸廉按關東時過茲邑所  
作也公之文章皆散軼不傳獨所謂關東瓦注集者  
幸有前代碎金嗚呼其可貴重也况兩絕句極寫小  
縣幽寂之境四百年前節物官况宛如即事歛谷之  
僻蓋自昔然矣衙罷諷詠迨然有當於心亟命刻板  
揭于視事之梅竹軒

妙英所莊諸公詩札帖題

此帖合十五幅我家大傅公有十紙十紙之內八及

金剛非所謂立朝而意在東山者耶英也為公遊備  
至於三峙糧於內山小沙彌牽支遁馬四來請行非  
慕名勢知公雅志也然而世不捨公迄未遂歸賴之  
心今以老疾還政楓嶽入于少文之壁而師竟不能  
待而死矣帖末悼逝一札更惓惓於名山導師之俱  
失亦可見公年加耄而公志尚不衰也

瀑泉庵募緣文

竊以清湍蕪沒子厚為媿幽谷深藏永叔乃得然則  
不遇名勝寂寥終古者誠山水之至寃也而生地僻  
則亦勢也至若穴在路傍人不識者尤為可恨余故

不能無恠於茲瀑之無名也此走嶺南道也馬迹屐  
齒過者何限而未有投左足而一窺者以故竒紀勝  
覽聞無稱焉近來金三淵備論嶺左右山水而乃以  
曦陽為第一蓋亦未知此也噫以茲瀑之勝而未逢  
知己反使曹溪擅場朴潭專美亦有數耶貧道欲駐  
錫于此發願有年而纔建聞喜之湫亭事力已殫未  
之果矣今太守趙侯真茲瀑之知己也到官未旬即  
謀建一亭而臨之一日招余至縣郭以智僊之任付  
焉貧道不敢辭也方量功度材及春始手而荒歲官  
儲不可傾也孱僧綿力不可繼也則木鐵之需實待

捐捨諸檀越有勝情者必多聞是後而樂相之矣果能目布金之地起漱王之亭則四時觀賞始有攸庇而千尺飛流庶托此而馳名於山外矣斯功也吾豈但歸之太守亦諸檀越之助也

題李和叔丹丘卷後

余嘗三入丹丘而未有一語記勝石上又不題字愧山水多矣孰知余之非廬山生客也今和叔一沿覽而便鋪張潤色玉筍三島若增而奇峭泓淨是則清湍脩竹之遇右軍也使更見衆香萬瀑又當有一副文字而顧安於小小丘壑尚不辨蓬瀛大觀以余為

東道主而亦未致之君果無分於名山耶抑楓嶽之不幸而不遇君耶遂慨然題卷

題洪君則丹丘詩錄

向於送詩末章托以摩詰之事今見是錄果能畫出本色青於三澗之藍然全漏島潭仙巖第一境猶不免半面粧可恨鄙到淮陽之明日迫於遊客即策僮入山俄有國衰遂不再窺而還衰境凡事本不可安排準擬也

題宋李二尚書丹丘詩卷

吾於四郡石渠之事未窮而今已老禁足矣日二公

之舟之東也迥然有附載之意而亦以病未能但於  
別詩中有待窺遊錄之語今於青潭舫上讀此卷寒  
碧玉筍依約可認中仙已上諸巖生面目亦賴詩識  
得何筆力之移壑至此妙乎峽漲方下或是和峯根  
潭宅拔來吾今可以了四郡之遊而不煩老夫第三  
往也蕤賓初吉書諸卷尾面還松石漁長

題洪敬叔蘆溪詩卷

君之過斯世石火之忙也而碎金猶滿握何其多也  
嗚呼水中之月相裡之色今距亡數十年夢亦不見  
幸於此得君三四分面目可喜可悲然而君之本地

風光斯詩也亦豈足以盡之此君之糟粕也人之觀  
是集者幸勿以其詩而蔽其人也

李鳴巖子東集跋

噫君固三淵子之畏友而吾亦畏之雖畏之亦時時  
相狎伶籍處君郊島欺我乃平日不相降之語今集  
中猶見當時一二斑豈不悽然記君之詞翰每溢發  
於半酣之後見之心折酒亦不可少而吾之所謂詩  
者至白頭尚作秋虫吟君如在而見之當益盧胡嗚  
呼君之生如瑞霽之倏現世而久已變滅于何處更  
得來耶然猶有此一部文章足以不朽君而三淵之

序又為君傳神寫照君未始亡也如吾木石之壽雖不死而反與死人作緣自誅君淚已盡於八哀五詠矣陸務觀所謂神仙不死成何事只向秋風感慨多然則壽果何樂遂投涕而題卷末

李順菴東成集跋

吾於詩有二畏友士吉也一源也而皆君之舅與兄也君於舅無不似而或過之一源亦豈易為君兄耶故余曾挽君曰吾敬一源雖似鳳麟洲不敢處阿乎今觀全稿吾評不愧宜賢昆之涕泣哀拾為不朽之圖也然而序引之文乃屬諸老老忘言之人何哉豈

以平子之嘗絕倒於吾言也耶

李一源海山一覽帖跋

崎曲山徑中一籃輿前四騎後之非子弟則門生似是陶公入廬岳圖也秋山霜後真面可傳此行有詩人畫師麼

右入山圖

永多山水如玉屏鷺洲是東路最初畫境而此獨入寫居然在衆勝卷上可謂鉅鈿之遭然亦自奇譎不凡

右永平禾積澗

三澗子既卜百潭此為前魚矣許子尚以一瓢為煩三瀑之已開而又何百曲為哉試舉似三澗子



右三釜澗

是卷皆寫山水而此畫路傍一頑阜何哉蓋經前賢死謹處自不覺感慨而奮毫也欲尋祠堂其在栢森森之中耶

右金化栢田

此清川帶長薄圖也本自摩詰詩中畫而今入後鄭虔真畫雪嶽道人作贊當夏展卷便覺林颺龍襲人

右金城披襟亭

江出淮陽石醜水黑至此而始成江山清亦見底蓋受萬瀑委也行人兩立待舟有竦聳欲速底意長安近耶

右通溝暮雨

石湖老子於青城極顛僅窺雪山三峯尚自詫天下偉觀若撞面見此萬杪寒玉當復絕倒叫奇真不留一髮矣此畫亦瞪目舉手有讚歎歸依之色猶不見髡剃狀似是吾教內人也

右斷髮嶺望金剛山

萬瀑出洞長安縮轂其口一橋飛虹千麓崒雲是內山大伽藍也客曰是橋也濶受車馬雅俗皆來不如天台梁之但度仙骨也予謂此導師所以開方便之門躋衆生于靈山君何示不廣耶

右長安寺

坐歇惺樓登天一臺前不見衆香諸峯何異眼中安

障間此行入山值三日雨惜不少待寒舉遽以飛白  
拂之置山色於晡靄有無之間也然物忘呈露此幅  
得畫龍法

右正陽寺

去歲入萬瀑洞僧輿驀過僅數七潭所謂普德窟亦  
悸不敢窺而碧霞之竒今日賴畫諦識勝身歷多矣

右碧霞潭

千尋絕壁十二層瀑皆松老詞中舊境而獨不畫立  
臺看瀑人豈其時獨木橋益朽拉不敢過耶

右佛頂臺

此乃出山路也遊脚已疲豈欲捨輿而擔僧却立不

肯過溪豈東林白足受師旨耶此去海棠吹路鞍馬  
亦自便穩

右百川橋出山

予自被調當得郡不願有蟬無監處但願作高城守  
以有海山亭也今宰傍縣五宿斯亭猶於此圖三日  
看而不厭

右海山亭

三日浦醉心處尤在中流見四仙亭紅闌縹緲翠樹  
掩映仙在其間可望而不可即也隱隱精舍鍾時度  
湖面更好泊舟尋僧

右四仙亭

余曾於鶴浦於洛山寺再候日出雲輒敗意近登縣  
城上一見之而亦單輪徑躍了無朵靄捧出之儀有

似微行天子畫屏紫仗紅麾而龍章日角不能自掩  
此僅為塵埃中識而一源所見則其在輦出房之時  
耶

右門巖觀日出

楓嶽支峯入海甕立棧紆其腰幾百八盤大波撼趾  
聲伴鬼神玄冬冰雪滑墮人畜自非宦遊公差與夫  
販載魚鼈者鮮或道此此幅次三日浦而馬首又北  
似是門巖觀日出之客也彼脅息曳踵忍過是險者  
只要見叢石亭也然則人之犯死求勝其與宦與賈  
等乎鹿門之評柳州亦曰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  
貨云

右甕遷

門巖兩石俱元章袖中物也青松冠頂紫綿綴趾復  
有風帆海鳥往來其傍應接之勞入如山陰道上如  
許境本要尋詩驢子行過

右通州門巖

觀叢石有法從上臨瞰如窺管井兩座亭子槌碎亦  
可若欲畫亭亭轟轟之奇除是漾舫其下退泛三島  
間遠而望之尤依依如層城粉雘而士大夫或輕加  
評第是殆東坡所謂不以小舟泊壁下也然則為此  
畫者未知盤礴何處舟耶亭乎

右叢石亭

樊邑無地只有一萬頃侍中湖耳雖遠漸鏡湖近媿

鶴浦亦自烟波極目畫舫隨意自命湖長優遊是間  
去海無十步亦不起望洋之羨今歲中秋月又何減  
季通時而獨不得一源元伯共載助發湖光月色此  
尤輸前令尹政  
右侍中臺

嶺東山之皆冒金剛有以也夫何此洞之甚似萬瀑  
也滄海芻蕘此自水流花開  
右龍貢寺洞口

此卷中三淵小題已與名山名畫三絕備矣猶要余  
畫足何哉是亦圖海山而不遺唐浦等小鋪叙之意  
耶遂不辭而書於鶴林縣齋

又題李一源嶺東詩卷

嶺東名亭勝藍殿見無數紗籠歸讀此卷不覺灑然  
蓬山瀛海今日始生精彩可賀

題柳竹塢家恭齋扇譜冊

前冬見尹孤山漁父詞真是湖山有聲畫非膏中有  
粉本不能恭齋此譜蓋從巧治餘未也一卷二十四  
筆子葉葉吹涼似自水石雲烟嗟出伏日展看老人  
未禁索袂此公移壑之力無乃并元氣輸到乎噫家  
歲此冊君豈憂六月炎熱

是圖獨不在便面上何也白波若山海水震蕩如許

大鋪叙非青天作扇不可  
右題卷首釣魚圖  
近代畫鞍馬獨數尹孝彥而此二足反倣韓幹稍掩  
神駿本色當夏閱之不能駿尾生風然超然出扇圈  
子外臨水飲斲意像蕭閒約略似東坡所贊四馬

右題卷尾二馬圖

書從孫女崔氏婦所寫內訓後

追惟我先大夫人以辛女識量兼班姑師法凡訓就  
三女若一孫女率以內訓從事真諺皆誨送之為諸  
家賢婦兒時見 賜書一部常在女紅器中紙畫故  
摺自有吾家訓女舊法汝勿隨我於嶺縣凡五六年

為吾家女仍當古女子授琴詩之歲而未能以古人  
一句文訓汝愛其誦音琅然但令讀閨史娘言凭几  
而聽之是則猶以凡從孫待汝而實愧於昆侖親家  
翁之有問也今見汝繕寫二冊子不知汝何自得此  
而手抄口誦久已積暗地學問耶真不愧為先夫人  
傳法佳子孫矣蓋嘗即此書而論之女子有三從其  
究在第三於其親於其所事不可徑殉身於一處不  
盡其分故自古稱未亡人者不遇倉卒亦未嘗遽捨  
性命為其尚有第三大事也今日汝又不天而遇茲  
酷山南舊門奉老立孤之責身實任之而能自權其

重求食圖活其家庶有賴矣他日汝亦可以藉是歸  
報於舅若夫子矣吾之喜非喜汝不死喜其能有得  
於古訓大義以善其竟也

題吳子長兄弟蓬萊錄後

西坡先生正陽詩與西溪翁絕句實為楓岳大綱領  
此錄即其註脚噫非註脚何以盡發本面而知廬山  
之唯有謫仙乎然則山水詞翰家亦不可少能繼善  
述之好子弟也 境爽詩清風霜生卷正好六月天  
讀此

續題龜姪所跋一源畔帖後

詩於人能窮其命亦能闕其生詩之不祥也如是壽  
於何有今龜也以詩卜二人之壽者未知何說東野  
人謂詩之警絕者曰短命句否則曰壽此亦雪樓諸  
子之相輕以期願而至於面頸赤者也故嘗有一言  
曰老而不死君知否一句曾無短命詩余之至今無  
恙者果以是也則龜之卜誠不爽矣然若以班乎一  
源之壽則大不可源之詩豈致期願之物哉若曰生  
命同於仙佛而又作五年七分仙飽搏桑所結之實  
以引其齡非好詩之所可夭短也以是卜公壽云爾  
則可矣龜之言未了了故吾故足而暢之一源以為

如何

題豐原所贈禪上人四十摺箋子

此扇時晦退殿師之所嘗指揮三軍者今以一驢歸湖上無所用此物然不以付代將者而以遺一老僧何哉若使師都領八方髡西將臺上持此發令則其顧眄精彩豈減於儒而將者乎今乃捲入鉢囊六月還山僧亦避兵權耶第以此扇求一源題面歸說西山宗風可也

題族曾孫九鎮遺珠帖

吾家素門自我伯氏無祿早世未盛而衰已屯矣今

方畏榮盛而衰反甚何哉其衰也非門戶衣冠之替落也謂美才異質之不能儲於家而無以擬其後也嗚呼哀我三良一歲併命他日將何賴焉雖然如龜者年猶過於顏子而不朽之業粗立猶不死也啓則勅行修辭之日猶長其最短而尤可惜者唯此子也嗚呼此子瑞物天之生之非偶然也而觚墨甫弄倏焉攝還天曷故耶抑以其才竅早穿天機太泄不欲文章光恠之久耀濁世耶伊父之言曰吾為十五年蜃樓所幻弄其辭不迫其旨甚悲嗚呼其出之難如優鉢花之三千歲而其過之速則石火之一瞥而再

現之期又不如海樓之天清可待則君之山哀海思  
當無窮期也然而十五年間殘唾餘瀼尚霏豐絢爛  
於家箱者不啻過鳳一毛豹一斑而又勝於彩構之  
一散無痕則為其父者其安忍漫棄而不收藏耶嗚  
呼渠雖無年此帖可壽是則曇花旋出蜃樓每覩此  
猶可以寬勝猿之腸耶稚晦以浩之言為達觀仲容  
之達其叔果知之矣余觀世之悼才殤者多鏤初學  
之文廣於人而或冀不朽為識者之笑浩則不然有  
至寶而不銜之肆寂寥寄一帖中蓋欲矯俗然珠玉  
光氣豈箱篋之所能掩乎

南漢酬唱詩軸跋

自余郊居南漢在目中而老人看作天上未辦一登  
今始拍洪厓之肩而赴藍橋之會一奮而上身已在  
高顛矣遂揚觶而壽老仙策杖而從少年幽探則穿  
九寺之花木遠矚則極千里之河山小大之觀皆入  
詩來酣咏留連五日而返非復村底厰厰底衰狀而  
亦可以一出氣於後生叢中也遂申之以小引追題  
於后溪之小漱王

題雲師昭陽亭次梅月詩後

水落僧守梅月影堂者曰妙察嘗請詩於金三洲三



洲斬其詩而獨書清寒子千山積雪萬樹凝霜一對  
語以贈曾於察軸中見之矣余來春州見昭陽壁上  
有清寒子一詩而寫板者亦其弟也其兄弟眼眇千  
古而乃於此老前不敢道一字甘為寫詩之阿買嗚  
呼此豈獨服其詩而然哉今雲也散次其詩於兩公  
閣筆之餘誠妄矣然其必效三淵字體者亦足以贖  
其妄矣雲雖請余步其韻余既笑其妄矣又奚以妄  
和為遂不詩而題此語

### 論海賊形勢

蓋嘗論之此賊自非泉閩鄭氏之世寇不過是東海

諸島逋逃之夥隨汎出沒截劫商舶俗所謂海浪賊  
或是清衣服之漁採荒唐也何以知之以彼書中有  
慮我之語故也早晚賊來若非光頭達裝則我何故  
認賊為清而不之敵也然其為某樣賊不必強分而  
要之非大可畏者也其不仰攻幽薊而徑搗盛京根  
本之地則似有策略而乃以六七舶不滿萬之衆欲  
犯鐵般完盛之大國其懵董妄作不知生死特蠕蠕  
而微者耳此非有大力量如虬髯客之中原事休寧  
據扶餘者也何足為我國之深憂哉果使鄭氏累世  
蓄力越海大舉則決不遺力於攻瀋之役而作如此

兒戲也彼遼海小島之盜縱發猖狂或能隱暎浦港如佛郎機之登岸偷抄而已豈敢遠舟楫而深入我地如搶攘八路之壬丙寇哉而今之士大夫之稍有識量者亦皆驚恟失筋五色無主殊可笑也

盲人金海光所志移文槐山郡

果如所訴則貴郡民俗可謂不美矣其母許婚其祖主張雖嫁與閹堅不干他人事而况祗既受其幣則此盲於厥女已為在門前之人矣在禮於法不可中改西日之臨婚奪女殊甚無據可憐無目之人亦有有室之願艱得卜錢為辦奩具方期孔雀屏間指一

目而必中忍教銷金帳裡閉兩眼而不眠顧彼何人敗此好事彼盲之所以赴愬於貴郡者良以太守風度不減臨邛令也而今此處置太涉埋沒其欲與者女之祖也母也其不欲者疎族也以一族之所告不為許給如許誤決誠不可使聞於隣官也盲者擇對不敢望全人而欲得彼女者蓋欲借一望之見相須為活情亦憾矣而猶惜一目既諾旋奪然則盲必配盲一室長夜而後可乎到移即時西日等捉囚後狀者處推給厥女還其既盲之視則豈非貴郡之福德善事耶相考施行

賦

夢賚良弼賦

皇天之不親命兮因掌夢以交下非虔誠而對越兮  
疇肯降感於中夜拜賢相之奇既兮并湯孫之媚帝  
由一誠不懈於累祀兮結天人之交際帝中葉之微  
降兮天復予殷以一宗久聖迹於荒野兮末乃承位  
于亳之宮惟四海仰其神明兮希德音於初服出一  
言可成文章兮后顧謙讓而不發悼甘盤舊學之既  
荒兮慨伊扈之不予弼以眇身托于人上兮誰助余  
而為理吾寧無為而無言兮俟至人之替已屏群工

而淹萬幾兮收形一居而星紀移威儀儼其若神兮  
有所穆然而深思視宵然若遺天下兮寔專專於求  
治達誠素於玄昊兮虛以待夫天之詔忽神凝於晡  
夕兮如要予而之帝所監臣心為民而良苦兮補袞  
無人兮帝悲傷曰一介眇然以在下兮德齊聖而處  
不揚余既命汝而正殷兮實此人其左右將賢輔以  
為嘉惠兮若交手以相授似閭闔之洞開兮覲幽人  
其不昧助昕寤以如有獲兮晰昔夢之非假吾乃今  
發口而告兮訖后皇之眷我果見操筭而野處兮應  
物色而出為佐朕固端拱之自若兮說代言而如縉

承三年之淵默兮始風動於一日噫自古明良之相  
值兮天未始不與其間惟皇宰下土之政兮憂有君  
而無臣五百歲既生王者兮必配之以名世風起而  
雲蒸兮認藉便於感會鼓刀而負鼎兮知啓衷於千  
際雖風期自遇於朝暮兮罔非陰功之攸賴况竒選  
於宵寐兮尤帝命之昭晰羌精氣不迷於纁黑兮載  
純誠而上達故天威不違於尺五兮賚元聖而親答  
論臣主相得之章兮疇有即夢而為真非精神莫可  
交感兮孰云無夢於至人今 聖人臨政而願治兮  
怒玉色於思賢應有盛德而處下兮從帝賜而發夢

臣請執簡以俟兮揚得賢之嘉頌

鷓鴣以貽王賦

粵自元聖之遘愍兮弊袞衣於東山寔負罪於天王  
兮無面目之可還托鳥言而贈君兮冀一白於臣心  
諒其辭之危苦兮同寃結於微禽初寧考造家而未  
完兮付我公而彌綸以是孤藐然而在抱兮公不憚  
乎阿保擔王室之丕責兮負眇躬而臨下伊吐哺握  
沐而自苦兮莫非孺子之故也然處勢聖人之難兮  
卒獲罪於忠信方商憾之紀叙兮倡友于而構釁疑  
臣位於踐阼兮曾不諒余之僂勉昧余誠鞠子而劬

勞兮謂余逼于孤幼羣言騰而互煽兮主疑結而莫  
解吾寧遠屏而聽罪兮將間執乎讒口背鎬京而永  
逝兮長繫心於冲子冀幸君一悟而返余兮彌日月  
而難竦得大首於東征兮君因謂女無罪發孤吟於  
零兩兮孰云察予之辛苦吾將托物而言志兮奏怨  
詩于君所羨余懷適類於彼鳥兮不擇音而哀訴曰  
余周室之初初兮若鳥巢于枳栲禿予口於銜木兮  
哺予穀而不自飽惟日夜而勤瘁兮望室立而雛飛  
何締構之未固兮逢惡鳥之來欺紛厲吻攫子而嚇  
兮謀啄巢而傾苑無甯距之禦患兮但繞樹而悲號

情護巢而繾綣兮聲念子而辛酸慙卵翼之難成兮  
悼營構之初艱志雖托於微禽兮義自附於風人希  
君王之一鑑兮諒悃幅於孤臣余好讀乎周詩兮嘗  
掩卷於鷓鴣歷觀聖哲之憂患兮疇有艱於公朝彼  
玄禽之遺胤兮思剪周而啄姬公遭言而去國兮慨  
仁鳥之橫罹當金縢之未啓兮王未識乎公志周不  
可一日而無公兮矧三祀之釋位欲喑嘿而終古兮  
公豈為是之悻悻仁夫語鳥之悃歎兮蓋自鳴其不  
幸觀王之未敢誚公兮已心事之炯照終元老之自  
東兮喜再聞於鳴鳥詠諷喻之微旨兮敷予懷而陳

辭如古人之可作兮微周公吾誰歸

